

清

詩

話



貞一齋詩說

吳江李重華玉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論詩答問三則

詩有三要。曰發竅于音。徵色于象。運神于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卽莊生所云天籟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求之果得。則此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一隨其音以出焉。如洞簫長笛。各有竅。一一按律調之。其淒鏘要眇。莫不感人之深。今不悟其音。而惟吾所爲。猶斷竹而妄吹之也。如是以爲文字。且不可奚當于詩。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卽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恹恹。悉關飛動。無論興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徵聲。又當選色也。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閒。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



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曰：是三者孰爲先？曰：意立而象與音隨之。余所以先論音，緣人不知韻語由來，則綴輯牽合，舉謂之詩。卽千古自然之節胥泯焉。若悟其空中之音，則取象命意，自可由淺入深，故指示初學，音特居首也。

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曰：神與氣互相爲用，曷以離而二之也？曰：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夫神妙物于不知，氣入物于無閒，固各有當也。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閒。李神彩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于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若歷代名家，或凝神以發英，或振氣以舒秀，尤了然可指者。詩之尤貴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若氣則凡爲文無不貴之，豈獨詩然乎哉？我之微分其等者此也。曰：孔子謂詩可以言，是能言莫若詩，巧何列于三也。曰：孔子所謂能言，盡乎詩之道矣。凡詩

無拙言之者也。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于正。立異而不入于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今或尙巧而流于誕。則失之矣。此六義所不入也。曰絕妙好詞。古人尙焉。詞何以居四。曰詞之妙。神氣備而詞從之也。若神氣索而翦詞求工。特貌似而實非其真。故古人命意以遣詞。非因詞以造意也。吾不謂詞工者。顧失之。恐人徒取乎詞焉爾。曰沈博絕麗。揚雄所善。况律體非隸事。無以措詞。事果居末與。曰詩三百篇。其故實或未盡知之。然卽元公吉甫所作。奧博雅馴。或取材典墳邱索有之耳。後世駢體興而律作焉。不隸事無以供駢偶之資。揆諸六義中。歸于此焉。斯得矣。而比固不止隸事也。况詩道與居多。而賦兼之。何居其專以隸事比也。倘隸事無當于此。毋乃并其義失之邪。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而曾有萬卷徒欲助我神與氣耳。其隸事不隸事。詩人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夫乃謂之真詩。若有心自眩其多。安得不居末乘哉。曰詩以風骨爲要。何以不論。曰風含于神。骨備于氣。知神氣卽風骨在其中。况吾所言。古人未及

言之也。若風骨言之數數矣。

風騷而後。古詩嗣興。自漢氏迄六朝。選體果正宗與。曰尼父刪詩。錄國風二雅三頌。其體井然別矣。三體各具與比賦。其旨瞭然備矣。今觀漢氏詩。若十九首。蘇李贈答。諸什。風之遺也。若班掾東京五篇。及平子四愁章。孟諷諫等作。雅之亞也。其郊祀天馬房中等章。頌之流也。凡皆真意流露。氣厚詞樸。使尼父刪正。各取其體無疑矣。魏以後。若曹劉左陸阮陶顏謝諸公。各競所長。要三體尚有合者。何者。風骨適逸。自具情性。尼父諒猶取焉。今文選不衷六義。而因事分類裁別。固已陋矣。又樂府郊廟。不取漢取宋。子建樂府最優。而佳者顧闕之。淵明高古特出。取其近于謝者。漢五言詩之權輿。反列卷末。其他繁靡既多。遺逸不少。謬戾未可殫述。以備文翰一斑可耳。奚以言正宗邪。曰。或言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律詩。且近體莫盛于唐。而論者有初盛中晚之分。宋元以來。並有作者。而尊者劣。宋祖宋者。祧唐。其折衷可得聞與。曰。漢魏以來。未知律。自然流出。所謂空中天籟是已。陳隋欲爲律。而未悟其法。非古非

律詞多淫哇。不足效也。自唐沈宋。創律其法漸精。又別作古詩。是有意爲之。不使稍涉于律。卽古近迥然一途。猶度曲者。南北兩調矣。究之朝華夕秀。善之者自詣其極。何嘗無五古邪。且七言成于鮑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終爲正宗。厥後韓愈蘇軾稍變之。然論七古無逾此四家者矣。初盛中晚。特評者約略之詞。以觀風氣大概可耳。未足定才力高下。猶唐宋時代之異。未可一概優劣也。何則。唐以聲律取士。宜其工者固多于宋。然公道論之。唐之中拙者什四三。宋之中工者亦什四三。原不可時代限矣。金元詩法。宗唐者衆。而氣力總弱。亦風會使然。明之能詩者。孰不追唐。然得其貌似頗多。取其精華特鮮。蓋唐法不傳久矣。要而論之。非漢氏無以學古。非唐代無以學律。人知之也。豈知天地真才所發。日出日新。欲自爲一家。非直如此而已。必卓然爲本朝誰氏之詩。必昭然爲若人某時某地之詩。使人望其氣色。聆其音響。知非他人可僞託者。此爲躋其闕。入其奧耳。曰作詩先從五古入。信與。曰由古生律。未聞律變爲古也。由三四言得五言。由五言得七言。未聞七變爲五也。



今不探其原。但事其流。材力何以深厚。凡唐人之有律無古者。淺深可具見也。曰讀三百楚詞及漢魏詩。未盡其妙。何也。曰如食味。然須由薄以得厚焉。試取唐賢古詩熟復之。逆觀于魏晉。有餘味矣。又逆至漢代。覺其味浸厚。如是再誦楚詞三百篇。將有踴躍舞蹈。歎其彌旨者。覺後人一字句未許道也。準此可以得讀詩之法矣。

### 詩談雜錄

余舊有論詩三則。質諸歸愚子。謂其允協。此數十條。又平時汎言所及。茲復記憶存錄。以俟知者取裁。

凡古詩有一定音節。先要分別出體製高下來。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五古從選體入手。不致雜村野氣。以有規矩準繩。且漢魏以來。源流具在也。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于鮑參軍。盛于李杜。暢于韓蘇。凡此俱屬正

鋒唐初王楊盧駱體爲元白所宗可開一爲之不得專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爲確論李長吉從楚詞發源天才獨出後人何得效顰如溫李七古步步規撫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于六義故也至初學入手求其筆勢穩稱則王摩詰高達夫二家乃正善學唐初者少陵如洗兵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渾耳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則陳子昂李太白亦佳餘俱旁門小竅爾

七言律古今所尚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義山學杜最佳法亦至細善學人可借作梯級末後陸魯望自出變態覺蒼翠逼人至宋代獨蘇子瞻雄邁絕倫次韻過多去其濫觴可耳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



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脗合乎此。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五言排律。至杜集觀止。若多至百韻。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鋪綴完局。緣險韻留剩。後幅故也。白香山窺破此法。將險韻參錯前後。略無痕跡。遂得綽有餘裕。故百韻敘事。當以香山爲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誇多鬪靡之習。

七言排律。唐人斷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緣七字詩得四韻。于律法更無遺憾。增至幾十韻。勢須流走和軟。方成片段。似此最易流入唱本腔調。縱復精工。有乖風雅。杜老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足知七字長篇。專尙沈雄排宕。所以古人見長。都在古調。若律體非不能。

工不層爲耳。

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

魏詩以陳思作主。餘子輔之。五言自漢迄魏。得思王始稱大成。

西晉詩當以阮籍作主。潘左輩輔之。若陶公高骨。不可以時代論。卽照時代序列。斷屬東晉。今人以陶謝並稱。俯列宋代。不得以知言目之。

宋以後只當以老謝作主。其餘若江鮑。若何范。若小謝。皆其羽翼。觀昭明選錄體裁。便自如此。

唐初人當以陳伯玉張子壽爲最。開元大家。人知爲李杜王孟。而王龍標之幽。常盱眙之雋。亦詣極能事。高岑雖正。苦心未之。或逮也。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元和長慶以後。孟不如韓。元不如白。溫不如李。皮不如陸。至昌谷七言。須另置一格存之。自有韻語。此種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也。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

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黃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金元詩體略同。最著者爲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趙子昂諸家。遺山自是傑出。其祖述子美。未及蘇長公者。尙巧處略多故也。要之。宋人惟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閒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後先升降。豈風會使然與。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邱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于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崆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

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今人宗仰濟南。而時得優孟之誚者。正爲此也。

文選所錄四言。多膚廓板滯之作。此是昭明淺見處。索性不錄可也。余嘗謂三百篇後。不應輕擬四言。必欲擬者。陶公庶得近之。屈宋楚詞而後。不應輕擬騷體。必欲擬者。曹植庶得近之。

樂府體裁。歷代不同。唐以前每借舊題發揮己意。太白亦復如是。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原非一定音節。杜老知其然。乃竟自矧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皆是也。其合律與否。無從得知。取其筆力過人可矣。白傅秦中吟等篇。立意與杜無異。但古稱元白詩都入樂章者。不係此種。蓋唐時入樂。專用七言絕句。詩家亦往往由此得名。

樂府題有吟有歌。有行有詞。有謠有引。有曲。分類既多。其餘就事命題。如巫山高折楊柳者。不可枚舉。總之不離歌謠體製。遂得指名樂府。余謂今人作詩。何必另列樂府。緣未曾譜入樂章。縱有歌吟等篇。第指作五言七言長短雜言可矣。

人學漢樂府喜作詭怪不可解之詞不知此種係樂人汎聲如此魏世  
曹氏父子早已不曾摹仿

樂府妃呼豸等句正是尙書弔由靈之類假如作古文雅意學之豈不  
供人大噓妃呼豸是摹寫風聲

古人于古近諸體各有所長如太白七律至少昌谷七律全無其餘名  
集缺一二體者不可勝數此皆遺其所短用其所長得失舉在寸心中  
也然有專攻律體竟不見古詩者如許渾方干一流此則不應摹效蓋  
止見古體仍然無愧高手若止存律調卽古詩從未窺見其爲薄殖無  
疑矣

詩有數章聯合一篇者如陳思贈白馬王顏延之秋胡詩等類是已此  
皆大小雅體裁一氣注成不宜割裂近見竟陵濟南選本時復不見首  
尾摘取一二無論自形其短兼亦詒誤後學至如唐人律體有每題數  
首或一二十首者各自成篇似可分別採擇然杜老諸將秋興等篇亦  
統共合成與古詩同揆斷不得意爲去取總之杜集中幾章聯絡卽律



體亦與古無異耳。

七律章法。大歷諸公最純熟。然無能出杜老範圍。相其用筆。大概三四須跟一二。五六須起七八。更有上半引入下半。頓然翻轉。有中四句次第相承。而首尾緊相照應。有上六句寫本題。而末後颺開作結。其法變化不拘。若止覓得中四好對聯。另行裝卻頭脚。斷無其事。

趙子昂論七律不可多用虛字。專爲句易軟弱。然亦看筆意若何。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拗體律詩。亦有古近之別。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黃山谷純用此體。竟是古體音節。但式樣仍是律耳。如義山二月一日等類。許丁卯最善此種。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體中另自成律。不許凌亂下筆。余謂學詩與學書同揆。到得真行草法規矩。一一精能。爾後任意下筆。縱使欹斜牽掣。粗服亂頭。各有神妙。若臨習尙未成家。妄意造爲



拙筆。未有不見笑大方。

唐人試帖。六韻爲率。皆兢兢守定繩尺。絕少排冪生動者。其八韻律賦亦然。可知古人應試。無不斂才就法。不如此。亦不能入彀。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然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可耳。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帥。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近世胥中元未有詩。藉以藏拙。故離卻次韻。不復能爲倡和。

聯句。柏梁爲之造端。但柏梁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至何范有作。始合成篇法。李杜閒亦有之。不過數韻止耳。韓孟二公。製爲大篇。誇示奇麗。余意韓孟固自敵手。似出兩人所爲。他如石鼎聯句。應是昌黎一人所構。向見吳中聯句長篇。俱竹垞老人製成。因而分屬諸子者。必欲衆人合作。斷不能章法渾成。首尾一線矣。

興之爲義。是詩家大半得力處。無端說一件鳥獸草木。不明指天時。而天時恍在其中。不顯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實說人事。而人事已隱約流露其中。故有興而詩之神理全具也。

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體尤得力。賦爲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尙是淺解。須知化工妙處。全在隨物賦形。故自屈宋以來。體物作文。名之曰賦。卽隨物賦形之義也。相如論作賦之法。是何等能事。

太白謂大雅久不作。則頌更斷然無之。惟小雅國風時。或閒有合耳。韓柳二公。共爲雅詩。氣味視古略近。子美則風雅兼備。但正少而變居多耳。

今人身當其任。不得不作頌體。若平常吟詠。看局面大小。正須斟酌風雅二字。

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裏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就所以作詩言之。卽興也比也。

詠史詩不必鑿鑿指事實看古人名作可見

詠史記實事者卽史中贊論體

酬贈往復詩須辨別儕類至親不得用文飾語尊者不得用評論語亦

不得輕易用誇獎語反此者失之

詩有情有景且以律詩淺言之四句兩聯必須情景互換方不複沓更

要識景中情情中景二者循環相生卽變化不窮

寫景是詩家大半工夫非直卽眼生心詩中有畫實比興不踰乎此

天地閒情莫深于男女以故君臣朋友不容直致者多半借男女言之

風與騷其大較已

義山如聖女祠等作顯然是寄寓言情若致堯香奩別無解說知香奩

決非致堯所作

虞帝謂詩言志又曰勸之以九歌至孔子存錄正則歌詠盛德變則諷

諭末流立教蓋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復

長吟是就言志中專指一端爲言須知古人誦詩以治性情將致諸實

用原非欲能自作詩。今既藉風雅一道自附立言。則美刺二端。斷不得輕易著手。大致陶冶性靈爲先。果得性靈和粹。卽閒有美刺。定能敦厚溫柔。不謬古人宗指。否則于已既導慾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諛人求悅。取戾自不小也。

詩道最忌輕薄。凡浮豔體皆是。加以淫媠。更是末俗穢詞。六義所當棄絕也。余每謂元微之溫飛卿不應取法者。爲此。

或謂詩既忌豔體。何以三百篇卻多淫奔。余謂三百篇所存淫奔。都屬詩人刺譏。代爲口吻。朱子從正面說詩。始云男女自言之。究竟此等人安得有此筆墨。孔子謂思無邪者。正爲穢跡昭章。使人猛省也。今既自言已志。必欲以淫媠見長。自何等面目。

詩有性情。有學問。性情須靜功涵養。學問須原本六經。不如此。恐浮薄才華。無關六義。

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後此陸魯望頗造其境。今或滿眼陸離。全然客氣。問

所從則曰我韓體也。且謂四庫書俱尋常聞見。于是專取說部。摭拾新奇。以誇繁富。不知說部之學。眉山時復用之者。不過借作波瀾。初非靠爲本領。今所尙止在于斯。乃正韓蘇大家吐棄不屑者。安得以奧衍目之。

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力者。只就天分一邊論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學力斷不成家。孔子云。鏃而礪之。苦而羽之。其爲入也。不亦深乎。孟子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豈非全重學力。特患天分先已限之。卽此事終懸隔耳。

問西崑西江二派。優劣若何。余曰。才說西崑西江。便屬流弊。詩之正宗。生氣遠出。不流堅澀。神彩旁射。不落纖穠。今舍其妙處不學。而必從偏勝處著脚。勢必至流弊中流弊也。

學韓蘇失之者。其弊在駁雜。學王孟失之者。其弊在闕寂。學溫李最易入于淫哇。學元白最易流于輕薄。吟詠先須擇題。運用先須選料。不擇題。則俗物先能穢目。不選料。則粗才安足動人。



凡對屬運用。或史對經。或子對史。不得大段懸絕。此亦銖兩輕重法。舉隅可以類推。

裁翦書籍成詩。黃山谷最欲以此見長。後賢緣此宗仰。然錘鍊固多。痕跡亦復不少。若古大家。未有不融化而出。譬彼百花釀蜜。豈容渣滓入口。

匠門先生云。詩中用實字。要融豔。用虛字。要健練。此最詩家祕訣。于七律尤須喫緊記著。

詩之難。難在籠罩沈著。故有絕大題目。今人幾首寫不盡者。古人只一首了之。卽此可以覘手法高下。乃有些小題詠。或偶爾贈答。今人故意多作幾章。不過欲欺罔庸俗人耳。

或謂絕大題。一首了卻。固是高手。些小題。偏作得長篇大幅。尤屬才人手法。奇變。余曰。獅子搏兔。用全力。終屬獅子之愚。

詩求文理能通者。爲初學言之也。詩貴修飾能工者。爲未成家言之也。其實詩到高妙處。何止于通。到神化處。何嘗求工。



論山水奇妙曰。徑路絕而風雲通。徑路絕者。人之所不能通也。如是而風雲又通。其爲通也至矣。古文亦必如此。何況于詩。

作詩從形跡處求工。便是巧匠鑄雕。美人梳掠。決非一塊生氣浩然。從肝腑流出。

有以可解不可解爲詩中妙境者。此皆影響惑人之談。夫詩言情不言理者。情愜則理在其中。乃正藏體于用耳。故詩至入妙。有言下未嘗畢露。其情則已躍然者。使善說者代爲指點。無不聲聲動人。卽匡鼎解頤是已。如果一味模糊。有何妙境。抑亦何取于詩。

詩學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將詩經注疏合宋元儒說細參之。使說詩具有條貫。本領便自不同。

詩至淳古境地。必自讀破萬卷後含蘊出來。若襲取之。終成淺薄家數。多讀書非爲搬弄家私。震川謂善讀書者。養氣卽在其內。故胷多卷軸。蘊成眞氣。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

本無書籍。反欲以富麗惑人。如貧兒請客。湊集無數器物。具眼者徒增

其醜

作詩專尙隸事。看詩專重出典。慎勿以知詩許之。

凡詩情要軟。詩筆要健。卽手柔弓燥意也。

律詩止論平仄。終身不得入門。旣講律調。同一仄聲。須細分上去入。應用上聲者。不得誤用去入。反此亦然。就平聲中。又須審量陰陽清濁。仄聲亦復如是。至古體雖不限定平仄。逐句各有自然之音。成熟後自知古近二體。初學者欲悟澈音節。他無巧妙。只須將古人名作。分別兩般吟法。吟古詩如唱北曲。吟律詩如唱崑曲。蓋古體須頓挫瀟灑。近體須鏗鏘宛轉。二者絕不相蒙。始能各盡其妙。余嘗論欲識詩篇工拙。先聽吟詠合離。此最是捷徑法。今無論古近。俱付一樣口角吟之。神理全失。何由闖入門庭。

詩之音節。不外哀樂二端。樂者定出和平。哀者定多感激。更辨所關巨細。分其高下。洪纖。使興會胥合。自然神理胥歸一致。卽樂者使人起舞。哀者使人泣下。所謂意愜關飛動也。

凡格局洪纖。最要與題相稱。其音律卽各從其類。纖細題用不著黃鍾大呂。閑偉題用不著密管繁絲。

莊生所云天籟者。言爲心聲。人心中亦各具竅穴。借韻語發之。其能者自然五音六律。與樂相和。此卽吹萬不同之謂也。

同一著述。文曰作文。詩曰吟詩。龍鳴曰吟。彈琴者絃指齟齬成音。亦曰吟。蓋從空裏求音。與詞妙會。陸士衡所謂扣寂是已。彼湊合爲句。母乃彈之。成聲乎。

匠門業師。問余唐人作詩。何取于雙聲疊韻。能指出妙處否。余曰。以某所見。疊韻如兩玉相扣。取其鏗鏘。雙聲如貫珠相聯。取其宛轉。業師歎賞久之。

業師又云。假如一首中。七句壯士聲情。著一句美人音節。便氣體全乖。又如杜老大半鍾呂之音。義山大半箏琵琶之響。須索閒雜不得。

或謂唐人音律。于鱗始得其傳。至阮亭尤極精細。余謂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且如李杜篇什。甫聞警歎。便易分別。

誰某其餘淒鏘磊落者。細玩之。都具本來面目。于鱗所得。祇是官樣殼子耳。阮翁骨性既佳。摹擬漸熟。因于王孟錢劉諸家。有宛然恰肖處。若持此卓自樹立。迥然獨出頭地。何難駕元明作者而上之。惜其亦步亦趨而止也。

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淺爲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羣山萬壑赴荆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又如龍標絕句。不斬樓蘭更不還。俗本作終不還。便屬鈍句。此平仄一定法也。又如杜五言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懽娛。怨惜換作怨恨。不穩叶。此仄聲中分辨法也。

陸士衡擬古詩。名重當世。余每病其呆板。

沈隱侯最講聲病。昭明選錄至多。余意沈詩生氣索然。并不逮何范二家。

五言古以陶靖節爲詣極。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王孟韋柳。雖與陶爲近。亦各具本色。韋公天骨最秀。然亦參學謝康樂。至坡老和陶。好在不

學狀貌。陳伯玉是阮嗣宗的派。

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其五言古從曹阮二家變出。並不規撫小謝。亦非踵武伯玉。

謝康樂放情山水。李太白飲酒游仙。拘泥者必曰流連光景。通識者亦曰陶冶性靈。蓋此屬精神所聚。與少陵眷戀朝廷。同一轍耳。若曹阮及陶。則又寄託情深。不容皮相。

作詩善用賦筆。惟杜老爲然。其閒微婉頓挫。總非平直。須善學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興兼之。

子美家學相傳。自謂熟精文選理。由唐以詩賦取士。得力文選。便典雅宏麗。猶今日習八股業。先須熟復五經耳。昭明雖詞章之學。識力不甚高。所選卻自一律。無俗下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學力又破萬卷。所得豈直文選。持以教兒子。自是應舉捷徑也。

孟東野賈浪仙。卓犖偏才。俱以苦心孤詣得之。若盧玉川則更頽然自放。疏野特甚矣。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

唐賢詩集惟白香山最多。宋則放翁尤甚。大約伸紙便得數首。或更至數十首。以故流滑淺易居多。筆力去少陵輩絕遠。可知詩必有爲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爾。不如輟筆。

文章有臺閣體。當于古文大家外。另列一品。不可偏廢。唐詩如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亦屬臺閣體裁。翰院清華者。宜宗之。

問唐人選唐詩。今存數種。體製各不相侔。何者爲善。曰唐人雖各有真傳。就數種論之。俱屬偏僻好尚。竹垞先生謂才調集便于初學。取其清俊。不涉陳腐耳。究竟才調集便是崑體。陳腐氣悉除。妖豔氣亦復不少。鼓吹集不似遺山選本。云出弟子郝天挺者。實非無據。就中名作固多。統類諦觀。不免作家習氣。開後人酬應法門。

李于鱗天分極好。但學力未至。所選唐詩數百首。俱冠冕整齊。聲響宏亮者。未盡各家精髓。至所定五言古。尤蠶測管窺。



鍾譚矯七子之弊。詩歸一選。專取寒瘦生澀。遂至零星不成章法。甚者以誤字爲奇妙。如張曲江詠梅詩。馨香今尙爾。飄蕩復誰知。馨香誤作馨香。乃云生得妙。豈不可笑。

鍾嶸所論。是強別源流。表聖所評。亦麤排品類。能者須于言外領略。原未辦入門階級。

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才調集。乃西崑門戶。瀛奎律髓。則西江皮毛。較其短長。才調集未至誤人。瀛奎律髓無論其他。只此四字名目。已足貽笑無窮。

竹垞先生云。詩至義山始稱才子。此亦是前輩中心好尙處。夫所謂才子者。必胷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故就唐代論之。李白杜甫韓愈。眞其人也。亞焉者。尙有其人。義山特其一耳。

少時見趙秋谷先生爲述吳修齡語云。意思猶五穀也。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變盡。喫飯而飽。可以養生。可以盡

年飲酒而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斯言可謂善喻。余謂以酒喻詩。善矣。第今人釀酒。最要分別醇醜。與其魯酒千鍾。不若雲安一盞。先生拊掌大笑。

秋谷向余云。少時作詩。請政阮亭。阮亭麤爲點閱。其竅妙處。各不一示。因發憤三四月。始于古近二體。每體各分爲二。蓋古體有古中之古。古中之近。近體有近中之古。近中之近。截然判析。明白自此。勢如破竹。詩家竅妙。具得了然于心矣。余意此是體裁中一大格子。至精微要眇處。更在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未易以言傳也。

吾鄉顧茂倫先生。有英華選本。名噪當時。聞其教人作詩云。凡意境平淡。須用奇險字樣。命意奇傑。須用平近語言。余幼卽懷疑。久之。及後徧閱古人詩。知斷無是理。想其徒妄託師說。夫詩以運意爲先。意定而徵聲選色。相附成章。必其章其聲其色。融洽各從其類。方得神彩飛動。所謂言語通眷屬是也。今必意詞相背。譬猶颯長風。寫作靜水。烘澹月。繪作頽雲。無怪守其言者。終身不得佳作也。

匠門業師謂平生所抱歉者仙釋二氏書篇中罕能運用余曰以某管見詩以風雅爲宗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始參半攔入坡公則隨手掇拾不以爲嫌究其實與刪詩之旨顯然縣隔且如昌黎專闢二氏今其詩卓然爲一代宗師是則運用闕如正屬好處安得自以爲歉業師聞此爽然

近見阮亭批抹杜集知今人去古分量大是縣絕有多少矮人觀場處乃正昌黎所稱不自量也余并聞近世名家云少陵如四大天王至白香山方是正殿觀音彼蓋從文理光順起見也不值一笑

貞一齋詩說跋

向讀漢書揚雄傳。見其所作反離騷。雜湊奇字。堆垛成文。與屈宋全然不類。又讀晉書隱逸傳。知陶公高致。獨絕千古。魯褒戴逵。雖與同卷。弗如也。及見王阮亭精華錄。凡脫胎唐人處。并其句調。亦生吞活剝。心竊訝之。李玉洲先生。松陵詩人之巨擘也。謂作詩在陶冶性靈。而必以六經爲本。貞一齋詩說。于古今作者。無不窺見底裏。而余尤服膺者。謂彭澤令不當與康樂公並稱。陶謝楚詞。非陳思王不應。輕擬是。皆確然公論。其于漁洋山人。則曰。恰肖王孟錢劉。而隱諷以亦步亦趨。又何其言之蘊藉邪。辛丑冬日。同邑沈懋識。





漢詩總說

新繁費錫璜滋衡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三百篇後漢人創爲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爲故古人論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剪裁點綴所能彷彿如鑄就鐘鏞一絲增減不得解此方可看漢詩

詩惟漢詩最難學最難讀極頂才人到漢人輒不能措手輒不能解隻字有強解者多屬皮裏膜外止堪捧腹漢詩卽贊歎亦難盡高古雄渾等語俱贊不著也然則將置之乎曰正於此要著一明眼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卽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卽張王李韓輕豔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云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

也。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琰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下此則嵇康臨終。杜甫遭亂。李白投荒。皆能繼響前賢。外此則吾未之見也。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奧。中學難窺。爲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詩。有情有致。學者有徑路可尋。的是詩家正宗。才人鼻祖。爲第二品。謠諺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爲第三品。

學詩須從第一義著脚。如立秦華之巔。一切培塿。皆在目中。何謂第一義。自具手眼。熟讀楚騷漢詩。透過此關。然後浸淫於六朝三唐。旁及宋元近代。此據上流法。單從唐人入手。猶屬第二義。況入手於蘇陸乎。齊梁閒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嘗前賢未覩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並讀。勿問其他。端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

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律詩惟沈宋音調最圓。錢劉猶近之。中唐則遠矣。詞家秦柳最圓。南宋則遠矣。且國風惟二南最圓。十三國似微有不同。味之自見。

讀書到不能解處。正須沈思。讀書到不可學處。正要追步。方有出人頭地。今人見漢詩輒畏阻。見人稱漢詩樂府。輒以爲不必爾。此終無進境。吾爲世人指出長安大路。江湖源頭。一片苦心。欲有志之士。努力追步。不惟古詩得力。卽律詩絕句。亦得力也。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漢詩典質朴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況在近代乎。

四言長短。有兮字歌。是漢人古體。五言是漢人近體。詩到約以五言。便整齊許多。此語可爲知者道。

古詩有箴有戒。皆警惕之詞。漢詩結處多用之。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箴戒之詞也。古詩有祝。皆頌禱之意。漢詩末句多用祝辭。古諺古

銘可訓可戒。與經表裏。惟漢詩尙存此意。吾故曰漢人善學古人。西漢自大風以下諸歌。古奧遠過東漢。若以燕王且廣陵王胥與東漢趙壹酈炎較。便有河漢之隔。文章關乎時代。豈不信然。

讀漢詩須讀漢文漢賦。會通其意。始漸有解處。淮南史漢太玄易林諸書。不可不讀。而楚辭尤爲漢詩祖禰。

詩至宋齊。漸以句求。唐賢乃明下字之法。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故一切圈點。槩不敢用。亦不必用。

漢詩有絕不可解者。如聖人制禮樂篇之類。惟饒歌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似不純是聲詞雜寫。偶思得近似者。附註於下。非敢云必是也。曹子建云。漢曲詛不可辨。在魏且然。況今日哉。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尙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清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

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爲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行。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爲一首。在樂府則分爲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爲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樂府之有解。何也。自是歌調中節奏。如竹之有節。合之則爲一竿。分之則爲數節。實是一竹。十五從軍征。本一詩也。分四語爲一解。謂四語爲一解。則可。謂四語爲一首。則不可也。如子夜等歌。謂四語爲一首。則可。謂四語爲一解。則不可也。

鷄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第宅。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爲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詩。作遂多衰世之感。漢詩至此。不可讀矣。



饒歌今人多擬君馬黃將進酒戰城南。殊不知上邪上陵皆絕妙好詞。所當著眼。

顏謝好蹇澀雅麗。昌黎好捃摭奇字險韻爲詩。然漢郊祀饒歌。奧衍宏博。已開其先。司馬子長所謂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知其詞。皆會集五經家乃能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是也。樂府如饒歌飲馬長城窟諸詩。皆極頓挫。工部於此最得手。後之擬者多直說去。便鮮意味。

詩主言情。文主言道。詩一言道。則落腐爛。然詩亦有言道者。陸機云。我靜如鏡。民動如煙。陶潛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杜甫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各有懷抱。至於宋人。則益多。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流入卑俗。惟漢人二章詩及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爲典則也。

三代而後。惟漢家風俗猶爲近古。三代禮樂。庶幾未衰。吾於讀漢詩見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隴西行。始皆豔羨。終止於禮。豔歌行流宕他鄉。而

卒守之以正。東門行盜無斗儲。而夫婦相勉。自愛不爲非。好色而不淫。怨而不怒。惟漢詩有焉。

練時日華煜煜。天門開。多原於楚騷。房中曲多原於雅頌。

落葉哀蟬曲。招商等歌。見拾遺記。與皇娥白帝子諸詩。皆王子年僞撰。非漢詩也。

棗下何攢攢。苦哉邊地人。鳳凰鳴高岡。諸詩雖僅六句四句。而意已足。詩乘疑爲有闕。殆非也。

樂府所歌。多屬漢人。識者自辨其氣味。如氣出唱精列。今作魏武帝。然已見長笛賦。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碧玉歌。樂苑以爲宋汝南王。而晉孫綽已有情人碧玉歌之語。然按其文。自是漢辭。

漢詩如先秦文。不可段落。詩中所稱君字汝我妾等字。皆不必一人口氣。

漢詩韻最奇。焦仲卿妻詩。多至二十餘韻。有隔句用韻。至江南可采蓮。上陵蜀國刺。乃無韻。不可不知。

漢人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如垓下歌、春歌、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發憤處爲詩，所以成絕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後人絕命多不工，何也？只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十九首、五首、三首諸詩，多非爲一人一事而作。讀之久，自能感人。有能解此語者，吾當與天下共推之。

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爲此爲君臣而作，此爲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余說漢詩，先去此二病。

詩文家不可重複說。此最爲俗論。如行行重行行，下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長，又云相去日以遠。在今人必訝其重複。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牀。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不以爲病。自疊牀架屋之說興，詩文二道皆單薄寡味矣。

有謂東風搖百草。秋草淒以綠。已逗六朝門徑。又有崑取古歡新心等字。以爲生別。不知古詩渾渾浩浩。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真是囁語。

漢詩有參看法。如乘元四龍與入紫深宮中。若以時俗法言之。當作乘四元龍。深入紫宮。古法殊不爾。參看自見。

易林奇古。亦漢四言韻語。因有崑書。故不錄。

魏晉樂府中多漢詩。論之已詳。漢詩中亦時雜周詩。如今有人純歌楚詞。短歌行。直歌呦鹿薤露之曲。見於宋玉。飲馬長城窟中。有秦詩一段。此其尤著者也。大抵龐厚永長。周詩又在漢人上。以漢五言詩與周詩並讀。則如以唐律與古詩並讀耳。常疑筌篥引高出漢人。或周詩之遺乎。

前輩稱曹子建謝朓李白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試舉數句。請學者觀之。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天上

漢詩 續 詩  
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來日大難。口燥脣乾。日出入安窮。大風起兮雲飛揚。是豈六朝唐人所及。太白輩將此等詩千迴百折讀之。然後工於發端耳。

詩句之奇。至顏延之謝靈運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盧仝至矣。然不若漢人之奇。試拈數句。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河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蟲來嚼桃根。李樹代桃僵。垂露承帷帳。張霄成幄帳。腐肉安能去。子逃奇絕奇絕。至郊祀饒歌中。奇語不可枚舉。此非以奇語求漢人。見漢人無所不有也。不可忽略而讀過。

讀漢詩只如見前輩人。恪恭不敢置一語。唯唯而退。不敢議之。亦未嘗樂與之親。作如是觀者。此其人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若有所解。僅存數章。以爲擬體之首作。如是觀者。此其人亦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初。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爲我兄事師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余說漢詩。要在示人以法門。使學者有入路。有依據。令其欲喜欲驚。俾天下俱向此中尋味。至所不能解者。余不敢強解之。非尋章摘句。一味贊美。作寬冒語也。

漢詩總說跋

漢詩說十卷。新繁費滋衡與錢塘沈方舟同撰。前列總說數十條。自抒心得。直湊單微。洵能發前人所未發。滋衡爲燕峰山人之子。燕峰以蜀人流寓吳陵。擅詩名於江左。家學淵源。良不愧也。乙亥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山靜居詩話

石門方薰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鄉先生周貧。隱於市廛。讀書賣米。敦交誼。恆急于人而不暇自顧。遂至  
徹貧。然豪邁自若。海內文士。無不知周處士也。嘗夜起作梅花詩。行吟  
達曙。不覺自梅里而入桐鄉郭外矣。履穿不能途步。借村店紙筆錄所  
作詩。寄城中汪司馬柯庭。遣舟邀至家。懽聚旬日而去。其詩有爲愛梅  
花欲斷魂。酒懷難遣是黃昏。逆風香裏隨筇去。知在月明何處村。破除  
萬事已衰年。說與梅花也可憐。樹底婆娑倚寥寂。祇將詩句鬪清妍。誰  
識閒中別有情。酒醒時已夜三更。鬚眉影落溪光裏。人與疎梅一樣清。  
迢迢良夜此江鄉。獨往尋詩興覺狂。欲向荒寒參妙諦。滿身花影滿頭  
霜。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于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朱官檢討。李歸  
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臯各占春。生來未浣馬蹏塵。千株一笑誰傾國。

烟霧休遮著眼人。行路逢崔也乞漿。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東風愛豔妝。後竹垞罷官著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脫朝衫便有詩。皆于言外見意焉。

錢唐嚴鐵橋夢亡女阿清詩曰。哀樂中年有萬端。不堪夢裏見金鑿。

注自

樂天有哭金鑿子詩

久知賤女成吾錯。祇覺生兒似汝難。惆悵今宵空會面。沉吟往事欲摧肝。剎那縱識浮漚幻。孤枕殘燈自寡歡。三四一氣轉落。出之至

情。此種詩。雖前入未易多得也。鐵橋名誠。性戇直。朋友有過。輒面責不諱。人多難堪。然年逾弱冠。書無不讀。惜早亡。不得竟其所學耳。又題高其佩畫狗歌云。今年作客考豐縣。忍死須臾爲貧賤。歸來卻值三伏中。千山萬山踏教徧。崎嶇峯壑仄徑穿。百五十里無人烟。是時同行祇一狗。俄頃不忍相棄捐。豈知向午氣轉熱。山石如焚水泉竭。我心憚暑況爾狗。力盡長途足流血。十步可憐九步蹲。艱難到渡愁黃昏。盤旋頗遭衆客惱。哮吼更愧舟人言。移篙十里天如墨。渴赴波心勢難抑。爾狗何

知滅頂凶。無力救時空歎息。吁嗟我本非主人。以死相累真奇寃。多情  
解戀窮居客。遺恨偏慳敵蓋恩。孫家草堂背山郭。壁間兩狗形殊惡。掉  
尾睚盱欲吠人。詳看乃是高公作。高公畫法妙寫生。以指代筆天機精。  
偶然貌此有深意。似言此類未可輕。天生此類曉忠義。寄書負米猶餘  
事。兄弟鮮仁臣不臣。對此甯無自慚愧。高公跋中云爾世人輕以狗詈人。愚者逢  
之生怒嗔。辜負背德狗所恥。人邪狗邪豈其倫。我觀此畫世應寡。苦憶  
歸途所攜者。形軀毛色俱儼然。可惜呼之不能下。詩亦奇倔。

康熙間。士人居家。恒多友文墨。讀古書。挹揚風雅者。吾浙如錢唐趙氏  
之春草園。小山堂。吳氏之瓶化齋。嘉興曹氏之倦圃。桐鄉汪氏之華及  
堂。屐硯齋。時皆名儒老宿。往來讌集無虛日。畧如玉山草堂故事。至今  
猶有道之者。近則并無其人矣。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舊交也。其過  
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饒名花。無非佳種。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遣  
伴。慇懃期請。未嘗以不速視友朋。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  
花間。若爲園中故事者。至暑憲邵侯之瓜。寒說宋公之餅。敦去聲羅槃列。



豆進籩加珍俸段煉巧壓郇庖斯又餘事焉爾矣偶或兼旬未面輒復  
申其手畢訊問無他重以綠菴紫鬣不待吳移新脯精粗甯勞顏乞或  
期鑒古或訂探幽張愛賓有言經年共賞山泉永日惟論琴書古今同  
致詎不信然昔誦少陵誰家數去百徧未闌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  
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清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風斯在下  
也矣祇恨無少陵俊筆使吾谷林襟韻照耀行墨間耳予老矣頽廢侵  
尋行將就木追惟昔交情多禮篤久而不渝若谷林者真平生良友第  
一人也今春偶經其園感從中來棖觸不已嗚呼過嵇呂之舊閨乏向  
生之藻賦向秀有思舊賦見文選低回俯仰我愧如何爰題絕句聊託蠹悽云爾趙  
兄情抱水迢迢逢著花開卽見招卻似春風也追憶慙慙猶到最繁條  
曾共髯翁把酒來高低忍踏舊亭臺梅花了解相思苦抱住寒梢不肯  
開淡沱池光洗釣磯當年柳影見依稀池邊多少閒鷗鷺早伴寥天一  
鶴飛園有三十六鷗亭縹緲層樓構意新祇容青靄作比鄰遙遙天目應惆悵不  
見掀髯倚眺人岑樓四壘可眺天目山卽以名焉秦蕙田八分書垂楊傾倒草萋萋遮斷蒙苔屐印泥

野鳥不知人怨聽飛來猶是盡情嗝柳邱謝壑稱胸成散步真教五欲

清他日何人知慘淡任隨一作渠輕蘚發狂生亭臺樹石悉出谷林胸中邱壑布置者連蜷桂樹

小山叢異種疑分白兔宮南華堂背巖桂兩株叢幹合本婆娑可玩谷林曰此所謂叢佳也種不易得月斧雲斤消息斷

一枝遺恨向秋風憶鄉試報罷予往慰之谷林語我曰我猶作此舉者老母命也語次淚數行下蓋谷林孝思純篤得乎天者全也惟我知狀附記於此以示賢諸孫徑

草蕭蕭蔚似麻文梁徙燕檻升蝸無情最是高松樹曳翠牽蘿蔭別家

鮑君以文云末章別有寄託不獨慨其園之易主也

詩固病在窠臼然須知推陳出新不至流入下劣此慈溪葉丈鳳占之

論也丈為宋石林先生之後先世徙居慈溪之石步山賣藥吾里與先

人為莫逆交又號二韓蓋慕韓伯休之為人耳其客杭答友云西湖來

便興無涯半住僧家半酒家山水與人緣未了牽情不獨為鶯花其好

句如雲移山勢轉風挾樹聲迴屋漏成書格山圍入畫圖讀書無盡義

治圃有常程門映先生柳屏遮姊妹花山居雜興作天寒聲欲吼雪下勢偏橫

獅山悵別非長道分離是暮年送客山光隨岸去花影壓篷來游湖晚歸詩不

雪霽客落格意自清新信其言之不誣也

臆亭詩話載松江黃唐堂楊花詩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  
時以爲雖工尙不離題境惟初白老人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  
倚闌乃得羚羊挂角無迹可尋之妙吾友鮑以文云黃詩特佳查句須  
出題面方見其妙余因記故人陳仁山芥舟氏句云莫亂春愁飄遠道  
錯看別淚上征衣有風不似飛花態無力還同病酒情周少穆之一年  
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付別筵未知誰得領下珠也

作詩雖曰學力然天資妙者所見不大亦別有風致非笨伯語使人可  
厭豆村老人一生以詩爲計日必有作作必存稿年逾耄耄不廢吟哦  
又極自珍秘所作等身懸之屋梁非至好不輕示可爲性癖耽詩者矣  
其詩自謂學徐青藤未免過于謔浪惟天機自得耳其琢句雅馴者如  
有酒座中驚北海逢人馬上說西湖送人北上買花不計錢多少留客都忘

米有無

自安

拜詔直須封裸國看經真願下龍宮

畏暑

獨行已少長沮耦覓

句難齊短李才

自遣

厭絮且饜鮮蛤蜊憐文曾葬死鴛鴦

自安

只可眼前乾

我酒莫教背後說人詩

代人送兄

若云明日歡來必反惹今宵寤未曾

燈花瓶

花無恙煩蜂探鄰竹多情走筒來秋五言詠物如小憐傾蓋立疎愛覆

杯勻山布囊驢背月野艇泊頭砧棗和沙搬雪繭趁火撚香珠花要知

大婦苦試以小眉看醋馮夷書自懶龍女病曾嫌魚帶敢云專筆削亦必

定君臣藥方豆村為錢唐洪簡字玉山

余不解移宮換徵大都填詞之隨境緣情關脈轉折較作詩尤宜熨貼

自然調無長短如珠貫一串造句須有追魂攝魄之妙為工錢唐馮法

唐蔗老氏才思清麗風韻殊佳國朝詞家後勁也畧舉所作如問歲今

年十五纔眉山未畫秀生來向人也學道愁懷雲綠初分蘭葉鬢花

紅新試牡丹鞋小開簾幙看春街浣溪紗今年和燕情忙比蜂聲靜牢籠不住

輕狂性闌干纔到又過牆相離不久還相並扇避輕羅醉停花梗東

風如夢飛難醒前身真箇是何郎美人裙上留香影踏莎行造句如鶯天

絮地如何少得離人淚閨怨亦不減宋人風致

許文煥字振武號澹園嘉興人與弟燦皆有詩名先人曾用唐人詩意

寫姑蘇惜別圖時次唐韻題者甚夥文覽之似無當意乃次元韻云金



閨門外短長條。分手淒涼接渡橋。畫裏忽看楊柳色。離魂猶逐曉風搖。  
津樹旗亭睽眼新。十年曾此話風塵。鶯花老去無相識。淪落天涯舊酒  
人。再疊前韻。冉冉春光上柳條。畫船笑語出官橋。賣花聲杳山塘外。不  
見吳娘金步搖。日暖花香放斬新。半塘橋外襪生塵。依稀記得春風面。  
聽撥琵琶錯認人。

初陽蔣君少讀書。自昕至夕不能成誦。年逾及冠。忽一日頓悟。凡平生  
讀過書。無不了然于心。其後開卷。過目不忘。人以爲夙業所至。其詩若  
文。一本性靈。嘗曰。人每以氣格論詩。是以尊漢唐而薄宋元。若以世風  
言詩。則代有其詩。平心讀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識者韙之。今錄其  
所作數章。可概見矣。手指其四曰無名指遂賦一章十指寄兩手。右者最勞苦。其左得少逸。  
時亦效拍拊。以此衆指間。強半可椎鼓。摩挲爬背具。數十不得五。一爪  
獨挺然。透甲越寸許。擊案鏗有聲。注水一勺舉。問渠何能爾。偃僂向我  
語。生長皆主恩。爪也敢自詡。所賴託身僻。動輒謂爲左。素又無名稱。百  
役不我與。藉用得朝夕。幸免屈折侮。指使頌見頻。漸已多齟齬。聞言竊



太息恍焉。心獨撫人壽無百年。大抵皆自取。莊生喻樗木。信哉不誑汝。

勞勞塵鞅中。此身將安處。雜言羲娥逐飛轍。烏兔亦苦辛。茫茫觀萬象。變

化無逡巡。今日川上水。昨日山頭雲。東西復南北。流浪誰區分。昨日柳

上花。今日水中蘋。東西復南北。那得知本根。稟命不可期。幻哉此一身。

今日坐上客。明日山中人。題聽雪圖雪淡無味白無色。色香臭味名言絕。惟

有傾耳卻有聲。亂飄密灑俱可聽。始聽悲風號寒木。刁簫急覈打茅屋。

忽而盈尺積庭樹。剗然一聲傾折竹。空堂薄暮音沈沈。一聲一聽清一

心。不知此聲乃非雪。厥聽不瑩非知音。雪花飛來大于掌。霏霏落地寂

無響。不聽以耳聽。以心分明有聲絕。名象此非和合非。因緣心非太古

言難傳。杜陵兩耳久解脫。杜詩耳從前日聾舟重無聞吁可憐。先生伐茅南山下。

寒溪灣環劇蕭灑。有琴無絃笛無孔。聽于非聽真靜者。前年寄我一尺

圖。雪片歷亂雲模糊。衡門無聲木葉下。云□□□聽雪廬。去年亦放剡

溪棹。惜哉乘興未一到。頑然耳批拔未得。聽之奚由領其要。先生屬題

我不辭。受而未答。心獨笑。有眼不識雪色相。况乃希聲更微妙。不然先

生繪事早入神。久與詩筆爭清新。繪水曾聞繪聲手。雪聲何不傳其真。  
此中消息吾知矣。欲言不言君莫訾。我方掩淚讀楞嚴。默默無聲聽終  
始。同人游茅庵  
飯蓮上人房透迤一徑入松林。佛火齋鐘此共尋。若爲破除煩惱障。漸  
教消歇利名心。拂衣竹染秋來色。覆石蕉移午後陰。喚起逃禪蘇庶子。  
一杯米汁且頻斟。初陽名紹輝。字繹文。桐鄉人。

錢唐金處士壽門。詩極研鍊有雋味。題畫諸作。尤得超詣。其自題畫馬  
云。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  
好看。花間酒幔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游。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  
不回頭。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  
羊一例看。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驅馳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  
一顧值千金。皆據寫其胸中俊發之氣耳。

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案無斷之作。其諷刺勸意在言外。讀  
者自得之耳。桐鄉沈愚夫梧堂氏。讀漢書絕句。作法似之。其詩云。雞鳴  
佩玉復登朝。戰馬嘶聲入紫霄。草昧英雄誅已盡。獨留非種亂良苗。肅

靜龍衣夜上臺。虛堂風雨倩魂來。誰知牛腹書中字。不種神機種禍胎。  
新頒負展畫圖中。堯母魂歸下碧空。欲問前朝諸呂事。女陵哀雁唳秋  
風。離宮冷落晚妝寒。永別君王事可汗。一曲琵琶數行淚。幾曾寫入書  
圖看。不著黃貂新室中。涓陵麥飯冷春風。漢家老婦甘心死。誰遣將軍  
作漢公。竺國朝回天使車。伊蒲盛饌滿庭除。他年龜鶴消沈處。好讀桑  
門萬卷書。

詩發乎情。故能感人之情。懽娛疾苦之詞。皆情之所不可假者。非若嘲  
風弄月。可以妝點而成也。王曾祥廖徵甫病中有作云。卻病吾不能。憂  
病病乃更。不如隨所事。聊以忘吾病。開卷即前修。當杯樂中聖。手閒時  
作書。興至自成詠。小園偶經涉。寓目得幽篁。遠山出雲校。嬾日度池鏡。  
林禽止復呼。花竹鮮以盛。卽物見天機。觀心極瑩淨。夙昔無恹情。邇者  
務適性。眞宰期可憑。運生會有竟。誰能覓上藥。一笑謝祀禱。持以俟百  
年。詎曰非正命。患疥云。一疾廢百事。疾更不在大。自昔言細微。厥疾惟  
痼疥。余生嘗患此。至今尙禁齋。如何血氣衰。仍不蒙寬貸。初時止二三。

倏忽遠聯綴。焦枯似少平。爛熳旋復會。當其勢欲張。若有憑爲祟。內火鬱以蒸。百蟲暗相嘬。長爪搔未足。沸湯沃稍快。剝且及肌膚。寒遂侵肩背。攤書心爲煩。執筆手有礙。就寢鮮安恬。兀坐何聊賴。赤鱗渺難求。黃蘗遠莫逮。多恐日纏絲。轉更增痾瘵。涓涓寧無虞。熒熒固可畏。積小成大憂。往古有明戒。譬徵著有靜便齋詩五卷文五卷。曾見賞學使雷□  
□兩王生傳。先生其一也。及其沒。杭太史董浦曰。吾浙無王瞿。讀書種子斷矣。瞿蓋先生別字云。先生有喻偷兒詩曰。三月初八夜。偷兒從東鄰入廚下。縣衣酒具之屬。爲之一空。詩以喻之。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宇過比鄰。壺尊尙貯前村酒。緼褚纔離稚子身。可是飢寒無藉在。須知爾我等艱辛。他時相遇休相避。得失從來不當真。又有憫偷兒曰。不數日。偷兒入鄰家。被獲前竊之物。業已質錢。錢亦盡輸於追胥矣。詩以憫之。視盜何須似邵雍。受賊正與盜相同。黑繲一下纏身急。赤仄渾憐轉眼空。守劍爾能更舊習。捐金吾尙想遺風。年豐莫卜民生悴。援手無方痛未窮。董浦賣所藏酒。得金數斤相贈。書以報之。如君高誼古誰倫。



共少分多事更新。好客漫思尊有酒。故人應念甌生塵。取懷白晝兩無愧。入手朱提一笑春。卻怪俗交爭利路。偏憑杯酌說情親。

歎爾拋鄉井。經年作遠遊。苦吟依佛火。香草寄離愁。議論初無忤。心情久更投。共憐雙鬢雪。漸漸欲盈頭。此父執陳翁自天投先人之作也。翁字其源。別字北舫。嘉興之梅里人。其作先人輓章有五陵結客投金盡塚木何人挂劍來。三復脊令原上句。平生不作絕交書之句。非深交不能道者。

姚懷光素庵。嘉興諸生。性嗜酒落魄。貧無爲計。廢儒業。醫友人處有方書數百卷。假觀年餘。悉得其術。敏慧可知矣。詩其餘事。然天資自足。亦不落人後。其賦武侯云。舉目無吳魏。當時孰與儔。英雄天不祿。管樂志難酬。星落驚司馬。風高冷木牛。定軍山下路。遺蹟獨長留。雄略終高世。皇天獨忌君。可憐師六出。無補國三分。成敗真難料。經綸自出羣。草堂桑梓在。梁父忍重聞。盡瘁酬三顧。殫勞總百官。漢家留正統。王業不偏安。凜凜忠言在。蕭蕭渭水寒。靈旗捲暮雨。國賊竟龍盤。于忠肅墓云。幾



看明社屋公獨任其難。不藉經營苦。誰令反側安。奪門功一錄。汗馬力空殫。到得知松柏。翻嗟歲已寒。苦戰初迴蹕。南宮有警聲。當時誰再造。此舉竟何名。黃霧漫天暗。青燐入夜明。岳王祠宇近。相對各沾纓。題宋宣和畫花鳥。宮花零落却塵生。畫裏猶添故國情。一自杜鵑啼血後。塞垣春老不聞聲。嘲庭中鶴。無復鳴臯唳。亦哀。襤褸瘦影步蒼苔。如何不展凌霄翅。甘向雞羣覓食來。

年垂九十恨誰知。腸斷偏安恢復遲。高孝光寧身備歷。榮河溫洛見無期。夢中拜手遷都疏。死後關心家祭詩。個是詞壇老方叔。壯猶彈壓幾偏裨。此錫山俞玉局題劍南詩集作也。放翁心事。具見終篇。可爲寶錄矣。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柔敦厚。語意含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有之。餘皆非一格矣。

詩貴有不盡意。然亦須達意。意達與題清切而不模糊。措語妙者。則曲折如意。頭頭是道。溧陽彭光斗賁園詩。最達意。人所不能狀之情景。極

會出之筆下。其所作如讀劍南書癖不可醫。平生喜栽花。二語分賦云。貧家少藏書。無奈性所癖。偶耳急著錄。隨目不忍擲。巧偷迂朋儕。軟購款賈客。用此頗自豪。得寸覩盈尺。官歸貧更甚。呼兒理殘冊。差免亡篋三。敢詔面城百。坐擁手勤繙。捧曝背從灸。虞虎細讐字。朽蠹牢補額。好事或借觀。口諾心不懌。惟慚老眼昏。未獲探至蹟。來生化脈望。知不免書阨。僑居屋數椽。入門興抖擻。喜其隙壤多。可試栽花手。運鉏轉瓦礫。畚土疊培塿。牆蔭種竹新。砌罅剔草朽。奇葩暨時卉。按譜索某某。雜蒔滿苔階。分栽映窗牖。自口種花奴。人呼灌園叟。春風吹紅萼。爛熳無不有。爲花祝生辰。再拜壽以酒。舍之忽他適。悵然負好友。回首語春風。問花無恙否。鼻烟次口口。閣學韻云。上古食氣壽且神。滋味漸開爭朵咳。天生聖火。書見晉淡巴菰。見姚旅露書來從異域標稗史。桐雷嘗藥惜未見。遂令本草缺佐使。辟寒驅瘴效最奇。枳朮參苓哂徒爾。以茲嘔吸遍世人。嗜烟直等昌歎美。比來斯品更珍絕。不產扶桑產濛汜。烟來自西洋碾成琵琶金屑飛。嗅處微微香霧起。海客售來價百緡。大官朝罷嘗一匕。翠管銀瓶

出袖閒。灌腦薰心。嘆不已。始知鼻飲口無功。請借禪和明妙理。聞香神  
女無覺觸。辯味鉢提非舌揣。塵根互用隨處靈。色身本是旃檀體。旁徵  
軼事佐談哈。耳食眼飽都類此。人能捉鼻效維哈。地名炊鼻書魯紀。吸  
醋羣誇羊鼻公。魏徵聽鶯堪代吳牛耳。牛以鼻聽何況馨香一氣通。寧慮焚身  
同象齒。不見當年有鼻君。千秋肝鬢蠻方祀。先生大笑信有諸。姑免掩  
鼻對西子。寄鮑淥飲云。憶醉餘杭酒。曾分鮑叔金。江湖縈別夢。風雨隔  
遙林。繡嶺花飛滿。閒門春草生。後時相望意。忽忽罷瑤琴。汲古叢皇上。  
論交湖海間。九重知姓氏。二酉署家山。月作觀書眼。霞生處士顏。何當  
問元草。重款舊松關。

嘉興之梅里。自王周朱李以詩名後。作者不乏。余所知者。如徐琳字荆  
芟。柘南之子。人品既高。詩亦有家法。其喜雨一詩云。插秧久無雨。人心  
憂如惓。崇朝烟漠漠。亭午陰黯黯。九垓日脚晦。一抹雲氣含。潛聽雷出  
地。頓失天拖藍。沛德雨師下。爲虐旱魃殲。滋彼原隰膏。澤及瓜芋霑。瘠  
壤沃萬億。疲民蘇再三。頗喜水流活。那知火上炎。軒窗滌煩溽。庭沿成

汪涵兼旬竭澤苦。一夕降露甘。小畜占既處。大田歌有滄。荷蕒相慰勞。可以攜長鏡。題姑蘇。惜別圖。用唐人韻云。紺珠花發亂垂條。夢繞吳閫第幾橋。暮雨蕭蕭何處曲。畫船歸去櫓輕搖。石城螺黛晚妝新。字刻琅玕玉作塵。唱遍君家腸斷句。旗亭頭白舊歌人。郭鳳字友桐。種麥值薛魯齋過訪云。閒中識時序。荷我鉏耆行。初冬日差暝。木落氣逾清。值子溪橋來。林外拖筇聲。席地坐亦適。何必詣柴荆。相談稼穡事。眼下無俗情。妥蝶舞黃花。令節轉元英。觀彼畦中麥。露晞朝日明。我徒業耒耜。勞力兼勞形。久期結鄰約。與子相耦耕。又云。讀書不成名。心甘老牖戶。田園倚爲生。爰得此樂土。秋穀旣已登。麥苗又鮮嫵。磨礪候新晴。家家築塲圃。胼胝及手足。飽食茲腹臍。一年復一年。人老不辭苦。又賦兒子未一週云。兒子未一週。學語未學走。不識伯與父。阿爺爺信口。兒子未一週。傍燈喜弄火。火滅不見人。撲向娘懷坐。兒子未一週。見硯便擎墨。擎來入口含。面塗烏鴉黑。兒子未一週。撫鏡兩相笑。不知是已形。指點向人叫。兒子未一週。不識梨與栗。卻知斯可食。兩手各執一。卹居云。比戶



連邨舍。漁樵也結鄰。歲豐家貯足。卑儉俗安貧。笠戴一犁。鋤來滿隴。  
春相攜論農圃。多是耦耕人。人家門乍啟。放鴨出灘沙。曬穀祈晴日。負  
薪帶雪花。愚兒偏就傅。少婦學持家。布素機中出。衣衫不尙華。徐鉉字  
昭儒。秦駐山云。祖龍駢蹕處。宮殿竟荒蕪。西北長城起。東南王氣孤。焚  
阮成左計。劉項不爲儒。一撮埋金土。空勞萬世圖。短檠次韻云。孤坐愁  
無寄。長歌一短檠。忍教牆角棄。轉憶案頭明。病榻常憂燼。雞窗到曉清。  
十年徒對爾。憔悴竟何成。柳絮云。一自飢驅未息肩。銷魂幾度柳飛綿。  
昨宵夢入江南路。又上秦淮渡口船。

附錄

楊耀文字止齋。方正學先生祠云。正學眞儒者。成仁洵大賢。遙思靖難  
日。苦恨革除年。政業從容就。明廷倚任專。格心惟一德。增秩定三遷。削  
地謀非拙。移封計實便。雄藩終反側。國步遂迍邐。事□惟修政。防胡拓  
守邊。未聞嘶石馬。已見啟金川。燕子來何速。王孫啄可憐。淚揮衰絰上。  
氣奪衰龍前。篡字名應正。驅除草肯宣。隻身甘自殉。十族痛相捐。鐵景



同風節。齊王孰比肩。殘骸當日瘞。遺集後人編。故里崇忠烈。荒祠肅豆  
籩。豐碑苔剝落。義井草芊眠。不盡平陵恨。難回柴市天。愁深華表鶴。血  
染樹頭鵑。風節千秋炳。文章萬口傳。恩隆邀異代。錄祀尙□□。題駱臨  
海集云。駱子江東彥。居然一代雄。爲文標四傑。草野見孤忠。亡命身將  
隱。歸空道正窮。幸存遺集在。千載仰英風。題曹娥廟云。廟口殘碑六尺  
強。頻年行客薦椒漿。墓門寂寂生春草。宰木蒼蒼帶夕陽。當日捐軀哀  
少女。異時題背頌中郎。我來憑弔情何限。遺響猶傳河女章。天台紀游  
三首云。寒拾昔巖棲。破竈基未滅。瀑響間松聲。此境洵清絕。何爲閩邱  
知。豐干洵饒舌。隱身巖天桃花灼灼。洞口風淒淒。玉鏡照雙女。步步令人  
迷。欲去還復止。惆悵聞前溪。桃津華頂插雲霄。燦如蓮花發。遐矚小滄海。  
三山渺一髮。趺坐磐石間。經聲出林樾。華頂峰九里松云。誰名松九里。九  
里竟無松。寺古棲殘衲。山空苔遠鐘。沙明石齒齒。泉碧水溶溶。回首看  
歸路。雲深沒兩峰。感懷云。大造施德澤。人物皆稟受。亦有未盡均。吾生  
詎云厚。孤露痛早歲。提攜賴吾母。撫畜靡不至。荼苦良已久。烏有反哺

時問心多負疚。苦節竟未彰。吁嗟伊誰咎。又云。五歲入家塾。端坐誦蒙求。十歲讀詩書。疑義務綢繆。十五事筆墨。志欲慕前修。一日復一日。不覺安自偷。爲儒志不逮。爲農力不周。無成自足鄙。誰肯爲包羞。

姚夏字大野。呂梁舟夜云。未識彭城路。長河獨夜行。忘家歸夢杳。多難

客身輕。百仞懸流勢。千迴激棹聲。遙聞村砦裏。隱隱一雞鳴。登華三首

云。三峰初入望。數里隔塵寰。石磴無窮路。金天第一山。仙蹤仍杳渺。鳥

道強躋攀。吾愛希夷峽。低徊未肯還。絕壁看題字。凌高屬鬼工。懸崖安

刹宇。汲水上穹窿。拂面山雲繞。回頭世路窮。昌黎慟哭處。只尺翠微通。

落雁風頭句。清狂李謫仙。雲煙仍一氣。呼吸近諸天。石路神人闢。鐘聲

下界傳。我身在何處。回顧萬峰連。水簾洞云。人家依絕壁。鑿穴處山坳。

駕木通猿路。開門俯鶴巢。兒童汲野水。煙火動寒庠。過客遙瞻睇。荆扉

原注先大父  
曾任韓長史

宮門遺

郤可敲。平涼宿故韓府云。舊跡何堪問。先臣此相韓。感懷因信宿。曉雨故灑灑。

賜詔。寢殿想衣冠。簷雀千羣聚。庭梧一樹寒。邊署早寒輕。令節朔方中秋示楊公子子遜子瑜二首云。客閒知漏永。邊署早寒輕。令節

逢秋半。高歌入夜清。濕欄凭有露。遠柝聽無聲。不盡關山意。開襟藉友生。昨歲西陵月。今宵塞上看。客秦貂敝後。入洛犬歸難。江樹三秋夢。邊霜八月寒。祇餘桑落酒。銀燭幾回殘。夜起寫懷云。鄉書初寫就。中夜不成眠。心事如相語。懷人在眼前。邊霜寒客枕。江雨夢歸船。譙鼓何匆促。悠悠未曉天。贈陶守戎秉衡云。運甓籌江左。當今陶士行。臥龍鄒子國。分虎受降城。緩帶防秋暇。華鎧夜宴明。相逢多作客。喜我聽談兵。寄吳幼輿先生司李桂林兼懷長公泳思兄云。可念吳夫子。蒼梧雲樹間。一官初白髮。雙屐幾青山。讞獄秋荼散。趨庭春誦閒。炎方有瘴癘。報政早應還。聽維揚莊蠅庵彈琴云。爲有知音遇。援琴入夜彈。高山孤調遠。秋雨一鐙寒。文酒情方癖。江湖興未闌。梓州猶落魄。待爾到長安。磁州東郊獨遊憶故鄉兄弟云。獨愛東林勝。翛然出郭門。青山晴見樹。紅葉暗遮村。歸鳥啼千个。炊煙起一痕。曠望聊自適。詩句許同論。

徐林葵

字爰立。初秋和王丈丁大云。宿雨初晴枕簟涼。好風時送藕花香。

旅懷不耐秋時節。一桁輕寒到客牀。露檻風窗噪暮蟬。一鐙如豆怯

清眠。何時載酒尋詩去。穩泛吳江鴨嘴船。送高融芳守備云。立馬斜陽  
送客行。蜡華風色滿征程。一官不及蓴鱸美。羨煞江東老步兵。送別云。  
江南秋盡木葉脫。蘆花如雪楓如血。隨風亂撲征人衣。颼颼若聽哀羽  
折。一肩獨喚渡頭船。黯然信有消魂別。送孟臨山南旋云。官署疏鐙噪  
暮蟬。一時鄉思繞秋眠。向平遣嫁將完日。賀監歸湖好息肩。遙憶飛帆  
斜照裏。到時沈醉落英邊。慚予尙作風塵客。翹首吳山憶惘然。春日云。  
臘盡寒猶冽。春風塞外遲。故園花信早。不寄隴頭枝。

閔榮字湘恆。號漁村。詠柳云。官柳垂煙碧。春風拂畫橋。腰輕憐靜婉。力  
弱妒嬌嬈。舞雪吟偏似。離魂見欲銷。旅人驚節物。愁看短長條。

陳襄字謹甫。馬谷山云。部婁占海國。風物望中賒。石罅兩三樹。坡腰八  
九家。白田鹽作雪。紅莧葉爲花。曠野人煙少。空山啼暮鴉。禾堂云。朝來

風打窗。攪起一天雪。風定雪亦休。滿地忽明月。送沈雨蒼重遊山左云。  
汶水相逢九度秋。清狂無恙復東遊。難期此後幾年別。且作樽前十日

留。詩卷疲驢吟入魯。岱宗積雪冷侵裘。定知此去歸應早。堂上星星念



白頭招憶山諸老人集紅蕉書屋云背市溪三折桑麻十畝徧一杯同

此日九老記從前原注先君子有九老圖詩入開元會人歸洛下年他時邱壑裏繪

出數華巔送研生明府之金陵云何事遂離別輕橈發夜闌老將同日

至原注余與君同庚同學貧博一官難明月千山靜長江六月寒秋風起蘋末俟我

在長干贛州雜詠五絕云蠻樹周圍晚霧深來從八境一登臨居人未

解坡翁句付與山中木客吟原注東坡有八境樓詩刊於樓下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民

食問飲家家橘樹冷深冬鐙火元宵恰又逢城裏踏歌猶未了絳桃紅過

白茅峰靈山廟外樹遮天四月沿門掠社錢簫鼓喧闐深巷裏爭看陸

地開龍船纜升鼉背瘴雲開豁達長風捲地來萬古長江流不盡空留

水色照孤臺野蔓山荆古殿荒昆明劫後魯靈光西風孤角吹殘夜神

馬猶聞嘶曉霜原注白馬廟

石門方樗菴先生書畫之名流布大江南北詩亦淡雅絕倫已刊於

世暮年嘗纂山靜居詩話嘉興府志作二卷因罕鈔傳未能披讀今

年秋闈試武林於積書堂陶氏購得手稿一册凡二十二條僅一卷



後別附楊氏璫文等五家詩三十餘首。蓋待入詩話。尙未刪潤者。故志作二卷云。今以原本贈蔣生沐廣文。卽偕潘子稻生重爲勘校。手錄其副藏之。道光丙午小春月。海昌後學管庭芬芷湘甫跋於學廡志局之忽逢林。

余所得詩話一冊。生沐已刊入別下齋叢書。惜爲庸妄人刪去一則。并附錄亦不刊。今版已燬於寇火。因重錄存之。是日仁和曹丈柳橋金籀來。駭知余友羅鏡泉以智學博已病沒於海昌城。爲之淒然。咸豐庚申八月二十三日庭芬記。

峴備說詩

學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爲五古。充之可爲七律。截之可爲五絕。充而截之。可爲七絕。

今人作律詩。往往先作中二聯。然後裝成首尾。故卽有名句可摘。而首尾平弱草率。劣不成章。必須一氣渾成。神完力足。方爲合作。五律尤要。所謂四十賢人也。

起處須有峻嶒之勢。收處須有完固之力。則中二聯愈形警策。如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倒戟而入。筆勢軒昂。草枯一聯。正寫獵字。愈有精神。忽過二句。寫獵後光景。題分已足。收處作回顧之筆。兜裹全篇。恰與起筆倒入者相照應。最爲整密可法。又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村鷓。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皆起勢之峻嶒者。舉此可以類推。

五律須講鍊字法。荆公所謂詩眼也。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此鍊實字。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蟻浮仍蠟味。鷓

泛已春聲。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此鍊虛

字。鍊實字有力易。鍊虛字有力難。

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慎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詩猶文也。忌直貴曲。少陵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是身在長安。憶其妻在鄜州看月也。下云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用旁襯之筆。兒女不解憶。則解憶者獨其妻矣。香霧雲鬢。清輝玉臂。又從對面寫。由長安遙想其妻在鄜州看月光景。收處作期望之詞。恰好去路。雙照緊對獨看。可謂無筆不曲。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是華貴語。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雄壯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自然語。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清淡語。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是沈痛語。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是恹恍語。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是奇警語。皆律詩中必有之境。姑舉

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是律句中加一倍寫法。

五言律有中二語不對者。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是也。有全首不對者。如挂席幾千里。牛渚西江夜。是也。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

景中有情。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情中有景。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情景兼到。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譏刺語須含蓄。如少陵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太白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皆刺明皇楊妃事。何等婉曲。若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詞。直是訕謗君父矣。詩品人品。均分高下。義山如何。四季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

詩不廢言男女。然是言情。不是導淫。五言體尊。尤宜慎重。唐人詩。小膽空房怯。長眉滿鏡愁。寒盡鴛鴦被。春生玳瑁牀。如是卽止。最爲得體。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頌揚得體。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忠愛切心。皆得三百篇意。

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怨而不怒。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諷而不刺。皆見詩人忠厚。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倒裝法也。

死典活用。古人所貴。少陵禹廟詩。空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橘柚龍蛇用禹事。如此點化。成卽景語。甚妙。

寫景須曲肖此景。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確是晚村光景。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確是深山光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確是窮邊光景。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確是古寺光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確是暮江光景。可以類推。

小巧是詩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



新俳優是詩人所戒。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粗俗是詩人所戒。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之類。雖出自少陵。不可學也。詠物詩。必須有寄託。無寄託而詠物。試帖體也。少陵促織諸篇。可以爲法。

五言律亦可施議論斷制。如少陵胡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寫馬之形狀。是敘事也。所向二句。寫出性情。是議論也。驍騰一句。勒萬里一句。斷此真大手筆。雖不易學。然須知有此境界。明人鐵馬詩。得此意。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鍊字著色。至此而止。稍過一步。如石壓筍斜出。巖垂花倒開。卽近纖小矣。不可不辨。

拘體不可輕作。此是已成功夫。初學時須律協聲穩。不惟五律爲然也。兩字同解。有用此字而聲亮。用彼字而聲啞者。旣云律詩。當講聲韻。擇其亮者用之。又有兩字同解。用此字而甚穩。用彼字而不安者。此故在作詩時自辨之。

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後。此其繼起。以簡質渾厚爲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後。唯陳思諸作。及阮公詠懷。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

餘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

古詩貴渾厚。樂府尙鏘張。凡譬喻多方。形容盡致之作。皆樂府遺派也。混入古詩者謬。

蔡琰悲憤詩。王粲七哀。路逢飢婦人一首。劉琨重答盧諶作。已開少陵宗派。蓋風氣之變。必先有數百年之積也。

大謝山水游覽之作。極爲巉削可喜。巉削可矯。平熟。巉削却失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冲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子建嗣宗之項背乎。

陶公詩。一往真氣。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沈痛。蓋繫心君國。不異離騷。特變其面目耳。少陵忠義之心。亦如陶公。又變陶公之面目。語云。聽曲識其真。讀詩亦須識其真處。後來王孟章柳。皆得陶公之雅淡。然其沈痛處。率不能至也。境遇使然。故曰。是以論其世也。

陶公自寫悲痛。無意作詩人。故時有直率之筆。學者不可不知。

後人學陶。以韋公爲最深。蓋其襟懷澄澹。有以契之也。東坡與陶。氣質

不類。故集中效陶和陶諸作，真率處似之，沖漠處不及也。間用馳驟，益不相肖。

凡作清淡古詩，須有沈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爲之骨，乃可不朽。非然，則山水清音，易流於薄。且白腹人，可以襲取，讀陶公詩知之。

五言古詩，不廢排比對偶。然如陸士衡，則傷氣；如顏延之，則窒機。蓋整密中不可無疏宕也。

太沖詠懷，景純游仙，皆骨幹清強，神理俊爽。其所以不及漢人者，正以太清強，太俊爽耳。若阮公詠懷，則渾樸之氣未散也。

謝玄暉名句絡繹，清麗居宗。雖不如魏晉諸賢之厚，然較之陰鏗、何遜、徐陵、庾信，骨幹堅強多矣。其秀氣成采，江郎五色筆，尙不能逮。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真確論矣。

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雜擬三十首，尤可爲後人擬古之法。

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哀，亡國之音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不謂刻論矣。唐初五言

明倫彙編 詩部 詩話  
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  
適。復古之功大矣。

太白五言古。猶是魏晉遺則。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  
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鮑照。而魄力已大。至慈恩塔詩。秋色從西來。蒼然  
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雄勁之概。直與少陵匹敵矣。高達夫  
氣骨自適。微失之窘。

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  
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真氣盈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  
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  
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於唐以前爲變體。於唐以後爲大宗。於三百篇  
爲嫡支正派。

望岱一題。若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語。少陵只以四韻了之。彌見簡勁。  
齊魯青未了五字。囊括數千里。可謂雄闊。後來唯退之荆山已去華山  
來七字。足以敵之。



奉先寺詩。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清幽何減孟公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之句。可見此等詩。少陵不屑作。非不能作也。

前後出塞詩。皆當作樂府讀。前出塞。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諷刺語。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是憤惋語。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是決絕語。軍中異苦樂。主將甯盡聞。是感傷語。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語。竭情盡態。言人所不能言。

示從孫濟古詩也。而參用樂府體。中間堂前自生竹八句。拉雜比擬。皆樂府派也。此少陵變化古人處。

東靈湫作語多奇幻。坡陀金蝦蟆一段。指明皇貴妃寵用祿山事。而以荒怪恍惚出之。凡詠時事。宜如此寄託。

奉先詠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也。後人無此才氣。無此學問。無此境遇。無此襟抱。斷斷不能作。然細釋其中。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殊足增長筆力。百回讀之。隨有所得。

述懷詩。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亂離光景。



如繪真至極矣。沈痛極矣。

羌村三首。驚心動魄。真至極矣。陶公真至。寓於平澹。少陵真至。結爲沈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

義鵠杜鵑鳳凰臺諸詩。雖有寄託。而失之僿。學者不必則效。

佳人一首。亦體兼樂府。

夢李白作。魂來楓林青八句。本之離騷。而仍有厚氣。不似長吉鬼詩幽奇中有慘淡色也。

入蜀諸詩。須玩其鑿刻山水。於謝康樂外另闢一境。

入蜀諸詩。作游覽詩者。必須仿效。蓋平遠山水。可以王孟派寫之。奇峭山水。須用鑿刻之筆。

劍門詩。議論雄闊。然唯劍門則可。蓋其地爲古今阨塞。英雄所必爭。故有此感慨。若尋常關隘。卽作此大議論。反不稱矣。此理不可不知。

蜀險至成都而平。少陵成都詩。亦用平筆。所謂與題稱也。新月二句。是比興語。以喻天子新立。方鎮爭雄。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一首前輩多賞之然此詩實有村氣真則可村則不可幾微之界學者自辨

牽牛織女詩陳戒游女語多迂腐佻薄非詩迂腐亦非詩也

八哀詩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滯之語蓋極意經營而失之者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刻意求工必至拙矣

古詩有先叙事後點題法最易得勢如送表姪王砮詩次問最少年一段不知說誰及至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方知言太宗麗人行後來鞍馬一段亦不知說誰及至慎莫近前丞相嗔方知言楊國忠章法甚奇王砮詩前後分兩大段換兩韻同大食寶刀歌一例亦用韻之奇者王砮詩後半叙避亂時事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飛走使我高左右不作對句筆勢參差錯綜最宜學

摩詰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若孟公則真山澤之癯矣

三韻五言古摩詰太白蘇州皆有之太白宕逸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

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

贈張五弟詩。窗外鳥聲閒。階前虎心善。階前句甚奇而仍平。此摩詰能用柔筆處。

齊州送祖三四韻。短古也。三聯。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用寫景之筆。宕開而情在景中。篇幅遂短而不促。此法宜學。

宿鄭州詩。孤客親僮僕。語極沈至。後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衍作兩句。便覺味淺。歸愚尙書嘗言之。雀喧一句亦簡妙。可悟鍊句法。

孟浩然王昌齡常建五言清逸。風格均與摩詰相近。而篇幅較窘。學問爲之。才力爲之也。

王昌齡聽彈風入松一首。最爲清幽。收處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殊得琴理。作清微詩。亦須識此意。故曰詩禪。

大歷劉錢古詩。亦近摩詰。然清氣中時露工秀。澹字遠字微字。皆不能到此。所以日趨於薄也。

儲光羲田家諸作。真樸處勝於摩詰。

詩忌拙直。然如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諸詩。愈拙直。愈可愛。蓋以仁心結爲真氣。發爲憤詞。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

漁洋五古。實從大歷諸子入。其推崇盛唐。張大門戶耳。故詞氣清腴。而不甚樸厚。

章公古澹。勝於右丞。故於陶爲獨近。如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如出五柳先生口也。

章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章公不用力。東坡尙意。章公不尙意。微妙之詣也。

悼亡詩。必極寫悲痛。章公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亦以澹筆寫之。而悲痛更甚。

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沈至語少也。南澗一作氣清神斂。宜爲坡公所激賞。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募。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後。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

南山一首。昔人以擬北征。其實不類。北征抒寫情境。不可不作。南山刻畫山水。可以不作。

南山詩五十餘。或字與送孟東野序二十餘。鳴字一例。大開後人惡習。學詩學文者宜戒。

秋懷詩。古人尺度。如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宛然晉宋人語也。歛退就新懦四語。則效大謝之削鍊。而理致較勝。

岳陽樓別竇司直一首。最雄放。瀧吏一首。最質古。調張籍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劍崩豁。乾坤擺雷碾。奇傑之語。憂憂獨造。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虛字強押。退之所創。然不可輕學。學之往往不穩。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爲古來所未有。學者不可不窮其變。



孟東野奇傑之筆萬不及韓而堅瘦特甚譬之偃陽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東坡比之空螯遺山呼爲詩囚母乃太過

孟郊賈島並稱謂之郊寒島瘦然賈萬不及孟孟堅賈脆孟深賈淺故也

劉乂賈島粗率荒陋殊少可取古之依草附木者也

香山五言直率淺露殆無可法秦中吟諸篇較有意思而亦傷平直

劉夢得天壇遇雨作變化奇幻已開東坡之先聲

東坡五古有禪理者甚佳用禪語者甚劣

東坡才思甚大而有好盡之病少含蓄也

東坡五古有精神飽滿才氣空涌甚不可及者如千山動鱗甲何人守蓬萊諸篇

東坡五古好和韻疊韻欲以此見長正以此見拙細了好打畢竟是細陶詩多微不至語東坡學陶多超脫語天分不同也

和子由園中草木及黃州墾荒海外種菜等詩皆質樸有味

七言古。雖肇自栢梁。在唐以前。具體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見音節。鮑明遠諸篇。已見魄力。然開合變化。波瀾壯闊。必至盛唐而後大昌。

王楊盧駱四家體。詞意婉麗。音節鏗鏘。然猶沿六朝遺派。蒼深渾厚之氣。固未有也。何景明欲以此種易李杜。宜不免漁洋刀圭誤人之誚矣。太白七古。體兼樂府。變化無方。然古今學杜者多成就。學李者少成就。聖人有矩矱可循。仙人無踪跡可躡也。

戰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蜀道難。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要是野調。太白天才揮灑。人遂不敢議耳。鳴皋歌。是騷體。混入七古。大謬。

太白七古。不易學。然一種清靈秀逸之氣。不可不學。得其一二。俗骨漸輕。

高達夫七古。骨整氣遒。已變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勁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勁骨奇翼。如霜天一鷲。故施之邊塞最宜。

嘉州白雪歌。瀚海闌干百丈冰。此誤用也。瀚海卽大漠。卽戈壁。非有積

水安所得百丈水也。

輪臺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走馬川行。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等句。兵法所謂其節短其勢險也。

嘉州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欲使蒼鷹翻向後。寫盡馬之才矣。少陵諸馬詩。并能寫馬之德。所以更高一層。

摩詰七古。格整而氣斂。雖縱橫變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屬對工穩。極可爲後人學步。

孟公邊幅太窘。然如夜歸鹿門一首。清幽絕妙。才力小者。學步此種。參之李東川派。亦可名家。

少陵七古。學問才力性情。俱臻絕頂。爲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故五古以少陵爲變體。七古以少陵爲正宗。

送孔巢父謝病歸江東兼呈李白一首。巢父本是竹溪六逸之一。又值其謝病而歸。故語多帶仙靈氣。所謂與題稱也。起筆巢父掉頭不肯住。

東將入海隨煙霧。突兀可喜。下接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一句應不肯住。一句應入海。整束有力。自此便順流而下矣。直起不裝頭之詩。此最可法。收筆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只作一點。確是兼呈。題中賓主分明。

兵車行。行人但云點行頻。去時里正與裹頭。縱有健婦把鉏犁。合之五古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石壕吏諸詩。見唐世府兵之弊。家家抽丁。遠戍。煙戶一空。少陵所以爲詩史也。唐以後兵農既分。百姓久無此苦。作從軍詩者。不可攔入此等語。

飲中八仙歌。題目纖小。章法離奇。不足效法。後人津津稱之。可謂瞽說矣。

麗人行。前半竭力形容楊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後半敘國忠之氣餒逼人。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於意外得之。此詩之善諷也。通篇皆先敘後點。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結楊氏姊妹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結國忠章法可學。

醉時歌爲鄭虔作。虔從祿山而云。道出羲皇。云德尊一代。標榜失實。學者當戒。然如春夜沈沈一段。神情俱到。最足摹擬也。

七言古詩。必有一段氣足神王之處。方足聳目。如醉歌行。春光澹沲一段。寫送別光景。使前半敘述處皆靈。忽句句用韻。忽夾句用韻。亦以音節動人。

秋雨歎。階下決明一首。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有小人衆而君子獨惕。惕危懼之意。三百篇之旨也。

少陵馬詩。首首不同。各有寄託。各出議論。各見精采。合讀之。分觀之。可悟作詩變化之法。

奉先劉少府山水障子歌。起手用突兀之筆。中段用翻騰之筆。收處用逸宕之筆。突兀則氣勢壯。翻騰則波瀾闊。逸宕則神韻遠。諸法備矣。須細細揣摩。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文章有神。交有道七字。總提有力。以下便揮



灑自如氣酣日落一段與贈鄭虔春夜沈沈後半同一筆墨所謂氣足神王處也。

哀王孫是樂府體故起用比興高帝子孫六句筆頭提得起尤佳在一句一轉曲盡賊中相逢心膽俱怯光景結處勉勵得體。

悲青坂亦樂府山雪河水野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無限淒涼以十四字括之愈簡愈悲。

哀江頭亦樂府麗人行何等繁華哀江頭何等悲慘兩兩相比詩可以興。

洗兵馬隊仗既整音節亦諧幾近初唐四家體然蒼勁之氣時流楮墨非少陵不能作也。

同谷七歌首章有客有客次章長鑣長鑣三章有弟有弟四章有妹有妹皆平列五章四山多風忽變調六章南有龍兮又變調七章忽作長調起以骯髒之詞收足有此五六章之變前四章皆靈有七章長歌作收前六章皆得歸宿章法可學然二章長鑣長鑣與弟妹不類又不變

之變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後段胸襟極闊。然前半太覺村樸。如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作盜賊四語。及驕兒惡臥踏裏裂語。殊不可學。

詠物必有寄託。如觀打魚歌。衆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躍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見賢才被囚。憤懣無聊光景。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告以愛惜賢才之意。既飽歡娛亦蕭瑟。更爲饕餮者戒。

又觀打魚。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風雷。干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見嚴法暴政。賢才引避。又是一種寄託。

桃竹杖引。戒章留後之不臣。詞意危迫。然章法離奇。似離騷之辭。初學不可輕效。

丹青引。畫人是賓。畫馬是主。却從善書引起善畫。從畫人引起畫馬。又用韓幹之畫肉。墊將軍之畫骨。末後搭到畫人。章法錯綜絕妙。學者亟宜究心。唯收處悲颯。不可學。

韋諷錄事宅觀畫馬圖一首。前半平叙將軍之畫馬。憶昔一段。追溯明皇牧馬之蕃。將軍畫馬之妙。今則翦華已逝。畫手猶存。絕大波瀾。無窮感慨。學者熟此。可悟開拓之法。皆與此圖筋骨同一句。作鈎勒。更無奔放不收之病。味之。

王兵馬使二角鷹。寫鷹卽寫人。以將軍勇銳與之敵。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朔雲。爲點題眼。乃不是尋常咏物。且移不去別處。詠鷹起筆收筆。皆出題外用力。起四語空作寫景。而角鷹已呼之欲出。尤宜效法。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前半是王郎語。杜後半是杜答王郎。一問一答。截然兩段章法。大奇。

七古盛唐以後。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韓公七古。殊有雄強奇傑之氣。微嫌少變化耳。

少陵七古。多用對偶。退之七古。多用單行。退之筆力雄勁。單行亦不嫌弱。終覺鈴束處太少。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香山七古所謂長慶體然終是平弱漫漶

香山長恨歌今古傳誦然語多失體如漢皇重色思傾國明明言唐何必曰漢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豈非訕謗君父孤燈挑盡未成眠又似寒士光景南內淒涼亦不至此

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詩叙天寶事只數語而無限淒涼可悟長恨歌之繁冗

琵琶行較有情味然我從去年一段又嫌繁冗如老嫗向人談舊事叨叨絮絮厭瀆而不肯休也

上陽白髮人新豐折臂翁兩篇長於諷諭頗得風人之旨惜詞未簡古元微之連昌宮詞亦一時傳誦而失體尤甚如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宮闈醜事播之詩歌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李長吉七古雖幽僻多鬼氣其源實自離騷來哀豔荒怪之語殊不可廢惜成章者少耳

長吉七古不可以理求。不可以氣求。譬之山妖木怪。怨月啼花。天壤間宜有此事耳。

東坡最長於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過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曠似之。又有文學以濟其才。有宋三百年無敵手也。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確是游金山寺發端。確是東坡游金山寺發端。他人鈔襲不得。蓋東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發源。金山在鎮江。下此卽海。故曰送江入海。中間微風萬頃二句。的是江心晚景。收處江山如此四句兩轉。尤見跌宕。

金山樓閣何耽耽。四句確是游金山後復游焦山發端。可悟連章蟬聯之法。

桃源行。摩詰一副筆墨。退之一副筆墨。石鼓歌。退之一副筆墨。東坡一副筆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

登州海市詩。雖不襲退之衡山。而風格近似。蓋情事畧同之故也。人所不能比喻者。東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東坡能形容。比喻之後。再



用比喻形容不盡。重加形容。此法得自華嚴南華。東坡秧馬歌水車詩。皆形容盡致之作。雖少陵不能也。

東坡七古。間學初唐。亦復音節婉轉。

東坡七古。亦時以和韻疊韻見絀。其運用典故。亦有隨筆拉雜。不甚貼切者。學者宜知其病。

七律以元氣渾成爲上。以神韻悠遠爲次。以名句可摘爲又次。以小巧粗獷爲下。

唐初七律。有平仄一順者。至摩詰少陵。猶未改。如摩詰酌酒與君一首。第三聯草色全經。平仄一順。少陵天門日射一首。第三聯雲近蓬萊。平仄一順。此類甚多。要是當時初創此體。格調未嚴。今人不必學也。

七律有全首拗調。如古詩者。少陵主家陰洞一首。城尖徑仄一首之類。是也。初學不可輕效。

七律下字鍊句。須解高亮二字。不高不亮。詩雖好。亦減成色。

講求高亮。尤須辨虛響實響。凡聲有餘。意不足。或意雖是。氣不沈。光太

露者皆謂之虛響。明七子學盛唐，每犯此病。

昔人謂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本是舊詩。摩詰祇加漠漠陰陰四字，不知無此四字，便成死語。有此四字，乃現活相。此理可思，非但摩詰也。摩詰七律，有高華一體，有清遠一體，皆可效法。

和賈至舍人早朝詩，究以岑參爲第一。花迎劍珮，柳拂旌旗，何等華貴自然。摩詰九天閭闔一聯，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詩有一日短長，雖大手筆不免也。

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義山學之，得其濃厚。東坡學之，得其流轉。山谷學之，得其奧峭。遺山學之，得其蒼鬱。明七子學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喜事也。劍外忽傳收薊北，今人動筆，便接喜欲狂矣。忽拗一筆云：初聞涕淚滿衣裳。以曲取勢，活動在初聞二字。從初聞轉出卻看，從卻看轉出漫卷，纔到喜得還鄉正面，又不遽接還鄉，用白首放歌一句墊之。然後轉到還鄉，收筆巴峽穿巫峽，襄陽下洛陽，正說

遠鄉矣。又恐通首太流利。作對句鎖之。卽走卽守。再三讀之。思之。可悟俯仰用筆之妙。

前半首寫光景。後半首寫感慨。少陵七律。每有此體。然必光景中隱含感慨。卽三百篇之興體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兵戈不見老萊衣。是提清省覲矣。第三句我已無家。尋弟妹。忽插入自己作襯。纔是愁人對愁人。意更沈痛。五六兩句。景中含情。開展頓宕。收處各努力。未同歸。又插入自己。期望親切。是少陵送人省覲詩。他人移掇不得。

野人送朱櫻詩。意中先有昔爲朝官與賜櫻桃之事。然使卽從當時與賜說起。轉到野人之送。以寄淒涼。便是直筆俗筆。少陵卻作倒裝。西蜀櫻桃也自紅。只也自紅三字。已含下半首矣。第三語愁仍破。四語訝許同躍。躍欲出而頓挫之。然後點明憶昨二句。第七語金盤玉筯無消息。將憶昨之事結過。落句此日嘗新類轉蓬。歸到本題。八句中收縱開合。直是一篇大古文。學者究心於此。便無平直之章。

路經豔瀕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李義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全學此種。而用意各別。

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起得沈厚突兀。若倒裝一轉。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傷客心。便是平調。此秘訣也。

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悲字好字。作一頓挫。實七律奇調。今人讀爛不覺耳。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一句中鍊兩字關鎖法。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一句中鍊一字關鎖法。

登高一首。起二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收二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通首作對。而不嫌其笨者。三四無邊落木二句。有疏宕之氣。五六萬里悲秋二句。有頓挫之神耳。又首句妙在押韻。押韻則聲長。不押韻則局板。

諸將秋興詠懷古跡。皆集中傑作。分讀合讀。暫讀久讀。觸處皆有領悟。少陵七律有最拙者。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是也。



有最纖者。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之類是也。皆開後人習氣。學者不必震於少陵之名。隨聲附和。又如百年萬里。日月乾坤。少陵慣用之字。學之易近膚廓。亦宜慎擇。

七律至中唐而極秀。亦至中唐而漸薄。盛唐之渾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纖小。至中唐日開。故大歷十子七律。在盛衰關頭。氣運使然也。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漢文有道一聯。可謂工矣。上聯芳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疑爲空寫。不知人去句。卽用騶賦主人將去。日斜句。卽用庚子日斜。可悟運典之妙。水中著鹽。如是如是。

用剛筆則見魄力。用柔筆則出神韻。柔而含蓄之爲神韻。柔而搖曳之爲風致。讀大歷人七律。須辨此界。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

聖女祠。三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作縹緲幽冥之語。而氣息



自沈故非鬼派。

無題詩多有寄託。以男女比君臣。猶是風人之旨。其間意多沈至。詞不纖佻。非冬郎香奩可比。

碧城諸詩。似說楊妃事。而語特含渾。至鄂君悵望二句。明指壽皇。猶較馬嵬蘊藉。

晚唐七律。非無佳句。特少完章。且所云佳句。又景盡句中。句外並無神韻。如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牆頭細雨無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細水浮花歸別澗。澹雲含雨入孤村。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芳草有情多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等類。皆無事外遠致也。

東坡七律。一氣相生。旋轉自如之作。最爲上乘。言情深至者。亦可取。填砌典故。湊韻湊篇者。最下。

東坡能行氣。不能鍊句。故七律每走而不守。

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

衣吳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路。繞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中唐人詩也。同一佳句。而句外有神。與晚唐自別。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王濬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宜香山之縮手。五六人世幾回二句。平弱不稱。收亦無完固之力。此所以成晚唐也。

放翁七律。極有佳者。如新夏感事之百花過後綠陰成。感憤之今皇神武是周宣。皆逼近盛唐。今人必取其雕琢小巧之句。以爲工。失放翁之真矣。

五言絕句。截五言律詩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後四句者。如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也。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有截前後四句者。如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是也。七絕亦然。

謝朓以來。卽有五言四句一體。然是小樂府。不是絕句。絕句斷自唐始。五絕只二十字。最爲難工。必語短意長。而聲不促。方爲佳唱。若意盡言中。景盡句中。皆不善也。

少陵退之。東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絕。蓋才太大。筆太剛。施之二十字。反喫力不討好。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五絕究以含蓄清淡爲佳。

太白才逸。筆在剛柔之間。故亦能作五七絕。

摩詰臨高臺。送黎拾遺。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所謂語短意長。而聲不促也。可以爲法。

輞川諸五絕。清幽絕俗。其間空山不見人。獨坐幽篁裏。木末芙蓉花。人閑桂花落。四首尤妙。學者可以細參。

韋公懷君屬清夜。一首清幽不減摩詰。皆五絕之正法眼藏也。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五絕中能言情。與嘉州馬上相逢無紙筆。七絕同妙。

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蒼秀之筆。與章相近。

王昌齡櫻欄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外有神韻。可法也。

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較王章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

劉方平長信宮。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怨而不怒。意近風人。亦五絕所貴也。

張仲素春閨。裊裊城邊柳。猗猗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歸愚尙書謂暗用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意甚是。

戴叔倫三閭廟。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悲涼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義山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歎老之意極矣。然祇說夕陽。並不說自己。所以爲妙。五絕七絕均須知此。此亦比興也。

五絕七絕作法畧同。而七絕言情。出韻較五絕爲易。蓋每句多兩字。則轉折不迫促也。

七絕亦切忌用剛筆。剛則不韻。卽邊塞之作。亦須斂剛於柔。使雄健之章。亦饒頓挫。乃不落粗豪。

退之荆山已去。華山來一絕。是剛筆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爲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可見此非善道。

七絕固可將七律隨意截。然截後半首一二對三四散。易出風韻。截前半首一二散三四對。易致板滯。截中二聯更板。截前後通首不對。易虛。此在學者會心耳。

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作指點。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轉舵處。求之古人。雖不盡合。然法莫善於此也。

王翰涼州詞。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



來征戰幾人回。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  
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  
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唐人七絕。每借樂府題。其實不皆可入樂。故只作絕句論。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怨而不怒。詩人忠厚之旨也。昨夜  
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不遣沙場匹馬還。意  
盡句中矣。而雄健可喜。亦不可一格論也。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羨寒鴉羨得妙。沅湘日夜東流去。  
不爲愁人住少時。怨沅湘怨得妙。可悟含蓄之法。

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  
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  
極曲。

李義山君問歸期一首。賈長江客舍并州一首。曲折清轉。風格相似。取  
其用意。沈至。神韻尙欠一層也。

義山七絕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體於詠史最宜。

太白七絕天才超逸而神韻隨之如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如此迅捷則輕舟之過萬山不待言矣中間卻用兩岸猿聲啼不住一句墊之無此句則直而無味有此句走處仍留急語仍緩可悟用筆之妙。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深得一婉字訣。

少陵七絕槎枒粗硬獨贈花卿一首最爲婉而多諷花卿僭用天子之樂詩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何言之蘊藉也江南贈李龜年詩亦有韻。

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詩並不佳而音節夷宕可愛東坡陌上花開蝴蝶飛卽此派也。

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却少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

與月徘徊致也。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趣也。獨餘生欲沒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則氣韻兩到。語帶沈雄，不可及也。

小杜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是加一倍寫法。陵樹秋風，已覺淒慘。况無樹耶。用意用筆甚曲。

五言長排，必以少陵爲大宗。岑參、王維篇幅尙窘。後來元白，滔滔不絕，失之平滑，不足仿效也。

五排篇幅短者，起筆可以突兀。篇幅長者，必將全篇通括總攬，以完整之筆出之。岑參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王維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皆起筆之突兀者也。要是篇幅短故耳。長者嫌頭小矣。少陵投贈哥舒開府之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行次昭陵之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重經昭陵之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謁先主廟之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皆包攬全篇，完整足法。



書峴傭說詩後

光緒辛巳。錢塘張勤果公以嵩武軍鎮防喀什噶爾。余與烏程施均父氏。湘鄉張耿卿氏。同贊戎幕。均父夙以詩鳴。耿卿時與請益。各苦土音方言。格格不達。余常通其辭。若舌人然。久之。論說日多。余乃詮次其辭。綜列二百九條。質之均父。稍加點定。題曰峴傭說詩。以其時同任筆硯役也。既而索鈔者多。乃付營員影印於滬上。而訛硯爲峴。均父笑任之。今忽忽四十餘年。無錫丁仲祐氏重爲校印。彙入清詩話中。而闕著者名氏。余覽之。不禁慨然。均父少遭洪楊之亂。出入兵燹間。所著澤雅堂詩。宗法杜陵。同治壬申。曾板以行。其後塞上之作愈多。勤果公爲再板於濟南。則在余復游烏魯木齊之後。不及見其成。頻年託友覓求。迄不可得。而此零星說詩。乃得附一朝詩話中。使余衰老山居。猶及見之。如逢故人。其感幸爲何如耶。因題其後。壬戌春月甯鄉錢渠次郇氏記。



其人其德幸公可取邪國觀重務正...

可醫而此等聖德結成醫藥一牌...

其有南顧其公愛物無私本意之...

而家老壯無同前王事曾以...

吾乃余費之不吝雖於世於心...

下於慈四十餘年深望下世...

之外而索逾香冬代村營長...

限二百此端費之計公醉賦...

言林林不致余言議其德...

際際起起像凡同贊交蘇...

公辛日親親熱德果公以...

...

...

消寒詩話

金匱秦朝釵大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北地花事比南方爲劣而芍藥特妙天下無雙余在京時取所作詩及同人詩合寫之爲芍藥吟卷今見臯蘭芍藥詩不勝見獵心喜輒題數絕句

豐臺千頃出瓊姿玉水銀瓶好護持曾笑吳王少風韻炎風烈日葬西施

緱橋初至京師甚愛芍藥插瓶以百計乃盡敞軒窗花爲風日所逼半日盡萎余哂其不好事乃始垂幃下簾矣

廣陵腰帶詫圍黃又道看花到洛陽爭比鳳城春似海玉盤盂襯口脂香

京師芍藥奇麗香比牡丹更蘊藉花容細膩又復過之白者更佳玉瓣千層紅絲一縷豔絕而北人呼曰抓破臉余每聞輒爲絕倒

曾涉炎荒控百蠻。春風猶見佩珊珊。翻增遷客無窮恨。卻似紅顏出漢關。

余在滇時。曾一置酒于芍藥花前。花既遠不如京洛。徒增望闕之思耳。北海樽開露未乾。鼠姑風細麥秋寒。崆峒山畔羣仙集。底事邀靈黑牡丹。

諸公在臬蘭盛賞牡丹。令人生妬。又有牛字韻詩。往復唱和。故戲及之。翡翠屏開別樣嬌。清樽佳月費春宵。似聞深院花枝罵。辜負香衾不早朝。

黔中黃平州有游觀之處。曰飛雲洞。石勢飛揚。突兀如雲然。故以名。苦爲過客塗汙殆徧。余曾有詩曰。茲山落蠻荒。靈秀天所作。涓涓清湖流。巉巖鬼工鑿。自非王孟子。摹擬安得著。乃有冠蓋徒。題詩滿雲壑。寄語後來人。善謔無爲虐。詩自存。不書于石。懼若輩反唇也。

古語云。濟南似江南。余過之。殊不見得。城外鵲華二山頗蒼翠。又有山曰匡山。卽杜工部寄李太白所云匡山讀書處是也。明湖幾浸半城中。

卽李北海歷下亭山水清佳而齊人不工于結束點綴太覺荒  
使署倚明湖邊流泉屈曲循除下南北屋相過履石橋而後通有  
曰四照施愚山所書濟南有七十二泉余所見者眞珠趵突二泉而  
已珍珠在民間廢園中趵突梵宇宏敞有石橋滙爲大池泉于池中鶴  
躍而起高可三尺許蓋濟水伏流至此而現或曰中有磯焉激之乃奮  
耳殿廊廡有趙子昂詩臨池試茶水甘冽無比  
京師法源寺海棠最盛余與絙橋退食數往值休沐晨餐後卽往游焉  
恐主僧詫頻來乃不見主僧徑赴外圃坐海棠花下曾有詩曰歲喚狂  
朋三十度春風欲放海棠顛狂態可想也

余一日邀絙橋看海棠絙橋云今日赴朱門宴集不能去余悵然獨坐  
日卓午湯祠郎修來過余強同至花下小語而別意甚不暢絙橋歸余  
亟走筆遺以詩云酒炙淋浪倒玉尊何如騎馬海棠園今朝北海空惆  
悵不得中郎得虎賁絙橋欲和詩而賁字難押遂已笑曰子以韻窘我  
我必有以報君翼日同宴某所絙橋貽余詩韻脚有鰻字而槎頭鰻已

爲渠用去。亦閣筆。然余前詩實出無心也。

前明徐有貞本名珵。正統帝爲也。先擄去。景泰帝以郟王監國。舉朝洵。莫知所措。而有貞勸南遷。景泰意不決。問于少保。謙少保痛哭曰。如此大事去矣。舍宗廟社稷而去也。先以鐵騎躡我。百官衛士星散。南都可得至邪。請斬建南遷議者。而後戰守可講也。景泰亦悟。獨任少保。選將厲兵。然後國威振也。先挾空質無所冀幸。而正統以太上皇歸矣。後景泰大漸。有貞與石亨約。私入奪南宮門。迎正統復位。執少保于獄。誣以迎立襄藩。訊無左驗。正統改元天順。決少保獄。遲疑曰。于謙功實大。意欲宥之。有貞與石亨進曰。不殺謙。今日之舉爲無名。而少保陷極刑矣。小人無忌憚。以私憾害社稷臣。雖寸斬有貞。未足蔽厥罪。鄭端簡曉著皇明雜記。列有貞于名臣。何哉。

楚雄在滇南。爲迤西首郡。土厚民淳。不產珍異。惟梨絕佳。故事梨熟。郡縣輒將境內梨樹封禁。以官價取百數十萬顆。送會城饋上官。吏緣爲奸。小民失業多矣。余至郡革之。且誌以詩。使君公暇偶吟詩。不學君謨。



譜荔枝。但願吾民勤且儉。只栽桑棗莫栽梨。

陶淵明云性喜飲酒。家貧不能常得。余在家亦然。今來武昌。每夕旨酒。佳客相對。今夕偶獨飲。取案上陽明集觀之。左執卷。右把杯。酒至輒盡。其樂陶陶。不可言喻。夫陽明之言。掄擊者不遺餘力。而專奉者。又必正襟莊誦。一盞相看。會心不遠。陽明復起。豈必麾之門牆外乎。

陽明先生無所不高明。無所不真切。蓋代豪傑。然見門人留意詩文者。輒規之。猶是道學習氣。大易不云乎。修詞立其誠。周子亦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人真有志于詩文傳世。便是有志之士。須于根柢立脚矣。

孫文定相國嘉澄三朝骨鯁。望重當朝。而和平溫克。絕不以意氣加人。其治事有可否。無善怒。憂國愛民。孜孜奉公。彷彿司馬文正。余在工部。曾爲屬吏。窺見一二如此。

絙橋與余同官京師。未學射也。監司西寧。遂能射。暇日招余同往射圃。發十餘矢。而三中。意頗自得。余贈以詩曰。一線長江繞郭回。胭脂嶺畔射堂開。抨弓落鼬空惆悵。爭得如皋射雉來。絙橋自京師其其字疑有誤其姝

麗皆在蘭州。頗有遠望之意。因戲惱之。胭脂嶺。撫署後山也。

緬橋在蘭州。一日出袖川門。循龍尾山麓行數里。梨花極盛。垂楊掩映。青帘飄搖。流泉屈注。閒以古寺。頗壯麗。悠然會心。得詩六。今錄其三。一宵春雨長溪痕。龍尾山光曉尚昏。萬樹梨花五泉水。東風吹出袖川門。一略約橫溪小徑斜。孤村楊柳可藏鴉。山腰路轉紅泉隔。不見居人祇見花。二梨雲春夢遠迷茫。金碧莊嚴擁法王。山店酒旂風細細。畫樓遙在水中央。三

余壬辰春游晉。莫春自晉入都。乘馬輿行正定道中。山塢桃李盛開。夾道綠楊如畫。如此數十里不絕。得句云。輕雷小雨漲山泉。淨洗桃花徹骨妍。一枕軟輿蝴蝶夢。春魂飛繞綠楊烟。孰謂北方風景遽遜江南也。亡友楊念中侍御立方。少負才名。爲諸生。受知于趙廷尉大鯨。有國士之目。入翰林時。年三十許。詩已成集矣。由翰林改御史。轉掌科。再主滇南鄉試。得疾歸。未久而卒。念中詩長于性情。與人交情誼篤摯。詩文不妄許可。余一日質以小詩。念中曰。子看范石湖集邪。古人各有根本。自

能成家。吾輩率意相學，益脆薄奈何。嗟乎！此意當求之古人矣。

桐城姚繼傳樞部兼由翰林改部曹。詩沉鬱有體裁，才思縱橫，無不入

律。比興往復，得風人之遺。余在長安時，久慕之，未識面。壬辰以事牽牽

至滇，及秋而事白，從兄禮堂鱗以待闕住京師，作二首憶余，繼傳聞而

和之。時鄭前村仔以永順守入覲，改比部，繼傳贈以詩，有江山來助莫

年詩之句。余見之擊節，而前村頗不喜，謂余曰：吾年未六十而謂莫年

邪？余笑曰：人生二十年爲少，中三十年爲中，後三十年爲莫，足下期頤

正未有艾，一笑而意解。乃前村不二年，歿于京師。念中前村皆余同年

也，書此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貴州天多陰，多雨，山多嵯峨，而深阻，水多湍悍，其土多沮洳。雲南天多

晴，多風，山多坦易，多高原，水多清冷，其土皆黃壤，自黔入滇，第一縣曰

平夷，平夷者，言山坦平而夷易也。

溫泉，余所試者三處，離京五十里曰湯山，有泉甚熱，必放水一時許而

后可浴。江南和州曰香泉，二泉皆疏璜氣。雲南安寧州有溫泉，水清而

和浴有淨垢。轉瞬卽流去。楊升菴題曰域外華清。去泉百許步。有古寺曰雲濤。頗宏敞。室宇精潔。士夫浴溫泉者宿焉。山茶二株。高二三十丈。花時紅照天半。紅梅二株。唐宋物也。大合抱。香聞十里。余曾有詩。水暖自然滋草木。山空都作好樓臺。余每至會城。輒枉道三十里一過焉。雲南府祿豐縣。于府爲極西。過縣則楚雄境矣。有阨塞曰老鴉關。兩山倚雲。中通一徑。騎不並。輿不雙。往來相遇。一人急趣巖畔。貼巖立。讓來者過。然後可行。如此六七里。抵關。關有居民百餘家。過關乘高而下。行隴畝中里許。復升高崖巔。鳥道縈紆。一線百折。如此十餘里。曰獅子口。蓋在昔用兵所必爭之險。過此二險。地漸坦夷。山石秀麗。如小李將軍畫。水聲潺潺。石橋橫跨。曰啓明橋。橋畔多紫薇。花開粲粲如錦綺。余曾作小詞。今僅記其半。鸞鶴飄飄無處所。絳雲飛下層霄。玲瓏石畔紫薇嬌。便應攜玉笛。吹過啓明橋。萬里蠻荒亦自有洞天福地。白黔入滇。多山少水。卽有溪渡。亦廣不容刀。求其烟水空明。渺如江湖者。了不可得。近滇會城百餘里。曰楊林。山闌地開。豁然平曠。衆山萬壑。



迢遞奔赴。滙爲湖泊數千頃。傳以平蠻。孤岫映帶。竹樹蕭森。土人呼曰楊林海。是日心目明快。賓客僮僕。皆有喜色。余坐小樓置酒。偶得一絕句。謂幕客宋君曰。今日逢勝地。不可無詩。然苦吟亦復不耐。請成詩。侑以一觴。後者沃以巨觥。宋恃其才思敏捷。曰請如約。于是筵前各具紙筆。宋君方擬議得一句。余詩已成。示之曰。君應罰否。頷之。沃以巨觥。余以蕉葉侑。宋且飲且吟。余不相促。恐亂其詩思。然其詩成。而余第二首腹稿已具。徐曰。盍更賦。宋點首。方得一句。而余詩又成。凡得五絕句。而宋君得五巨觥焉。明日宋謂余。公何得爾許敏捷。余曰。非也。昨日實已得一絕句。以狡獪誤君。君若稍從容入席。眺賞閒暇。默覩一詩。則予雖奮筆疾書。已相當矣。今君已後余。君勑一。余勑二矣。至三四五。君益遽益欲速而愈不可速。余益暇。乃其所以先子也。宋大笑。爲絕倒。詩皆急就。無可觀。亦忘之矣。猶憶眺覽時。宋以爲似西湖。余以爲似楚南之浯溪。得一絕云。君憐千頃澄湖面。我憶雙旌使粵西。八面望衡湘水曲。停橈三日爲浯溪。余辛已使粵西。過浯溪也。

浯溪在湖南祁陽縣有顏魯公所書中興頌山川清美無比



吾邑楊處士令貽工八法能詩詩在中晚唐閒姿采如玉終日無鄙言  
晚苦貧且病歲甲午年六十矣好友能詩者莫肯爲壽言余怪問之皆  
曰爲壽詩卽不似楊君似楊君又非壽詩矣余曰楊君名士殆未可以  
世俗拘也卽以一詩贈之先生甲子初周日玉樹臨風望若仙標格總  
超塵俗外襟期遙憶晉唐年長貧不礙臨池樂小病何妨坐榻穿何處  
門生能好事練裘書乞筍輿邊令貽少年時酷愛古名人遺跡東坡襄  
陽皆致其墨寶苟一得當典衣負債如恐不及雖以此重困相其風格  
真如藐姑射仙人去世俗何止億千萬里

裘文達

曰修

高明疏朗閱史牘十行俱下而仁心爲質洞見大體爲少

司農時戶部塵案山積猾吏巧構形似拘牽文義與外吏堅相持而陰  
與之市至有十餘年不結者至其人已去或死亡而核減追賠及于子  
孫弊累不可勝言文達自具奏清塵案櫛垢爬癢酌定例揆情理疏決  
壅滯年餘而塵案一清卽狡黠小人欲陰相難者公色和而語妙片言  
冰解無不俛首順從余嘗謂公識時達變似姚崇官止司寇不及相可

惜也。

兩亭中丞爲民部郎。值隨駕南巡。余忝同著。以詩贈行。仙郎扈蹕上青

霄。親切曹司接斗杓。

時值軍機房

走馬曉封行殿敕。揚帆平壓廣陵濤。一過江

三日。箇初萌。立馬溪橋雨乍晴。忽憶吾家山墅裏。梅花如雪打簾旌。

師門十載慙無補。送子南行感慨生。曾是相公旌節地。

先師文肅公會撫江蘇

棠陰

猶繞闔閭城。三事隔十餘年。明燈夜話尙一一誦之。非篤于故舊能如

此乎。

臘月八日曉起。庭除浩然。夜已得雪。因憶宋仁宗時冬月得雪。諸臣入

賀。朝退。晏元獻招集諸名士擁爐賞雪。飲酒賦詩。歐陽公在座得句云。

應念西征十萬師。鐵衣寒重骨欲折。晏公視之不喜。歐退。元獻謂人曰。

好好宴集。歐九輒喜作鬧。時正值元昊鴟張。西夏用兵也。晏公爲宰相。

當佐天子擇將帥。恤士卒。念及用兵。惻然傷心。天下有一夫不免飢寒。

引爲己罪。方得大臣體。乃已不能然。而人言之。而復惡之。斥曰作鬧。是

何心也。豈所謂清客宰相乎。嗚呼。後樂先憂。范希文真人傑矣。

錢思公留守西京。歐梅及謝希深等皆在幕下。冬日諸公游嵩高。薄暮微雪。抵龍門。遠望車馬人徒。自雪中渡伊水而來。問之曰。相公傳語。日勿歸。留賞雪。酒肴伎樂旋至矣。于是諸公爲盡歡。明日而返。錢公爾許風致。固是可人。

前明宏治成化年間。風俗敦龐。人心古處。人士從官歸者。鄉人視其宦橐爲輕重。若資裝纍纍。則羣鄙薄之。章楓山游宦歸。有數十簞。鄉人怪其改操。雖戚友無往來者。楓山一日置酒。召諸故人。或至或不至。客既登席。楓山曰。此歸薄有所攜。願與客共賞之。命負數十簞。發之皆書也。客出共相語。然後鄉人喜。無親疏遠近。咸造焉。嗚呼。風俗人心之美。至于如此。非數十年醞釀漸磨。未之能也。

前明張江陵居正。相萬曆朝。操切爲政。不能容氣節士。御史劉臺以疏糾之。至斥謫以死。吳趙艾沈鄒言其奪情。皆奪官予杖。錮之。江陵歿。然後起用。此其罪也。乃其當國之日。兵強國富。吏治整肅。功亦有不可掩者。身死家籍。長子縊死。至老母流離。待之亦少恩矣。其廢宅旣爲茂草。

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有所慨也。

京師外城西偏多閒曠地。其可以供登眺者。曰陶然亭。近臨睥睨遠望。西山左右多積水。蘆葦生焉。渺然有江湖意。亭故漢陽江工部藻所創。江君自滇南守入爲工部郎。提督審廠。往來于此。翫數楹以供休憩。高明疏朗。人登之意豁然。江君有記。有長古詩。刻石陷壁。詩如初唐體。文學歐陽永叔。書法甚似吾鄉嚴宮允。繩孫或卽嚴所書。江君仕康熙時。其時士大夫從容有餘力。風流好事如此。可羨也。

余于辛巳年使粵西。十一月自桂林起程。臘月過中州。遇薄雪。黃河有水打凌而渡。于黃河中流。見太行出地如碧玉數寸。過河漸北。則太行漸高。後數年在京師。值大雪。作憶舊詩。內一首云。掩戶臨池十指僵。舊游如夢五年強。一鞭殘雪梁園路。右顧洪河左太行。記中州遇雪時也。居官以游宴廢事。固不可。若或因公。或按部。輕騎減從。登臨眺賞。且可以訪民情。廉疾苦。其于政事。亦非無益。若東坡日日于西湖了公事。則不可爲訓。亦其時法網寬大耳。余于西湖偶憶及之。戲爲詩曰。挾妓尋



僧自一時。沙河燈火夜何其。烏臺御史冬烘甚。不効游山効賦詩。若今杭州爲省會。爲守者奔走伺候不暇。欲如東坡。豈可得乎。

宋范石湖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謂粵西千峯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

其奇勝甲天下。余曾至桂林。泊船灘江。望城中諸山。如羊。如鹿。如獅。如

象。如馬。環于圍牆。而參差舉頭若出牆外者。然誠奇矣。然其山皆有骨

無肉。不免枯峭。余同年方七懋祿由江西縣令陟粵西司馬。余曾以詞

送之。中有句云。月滿珠江風笛亮。烟銷銅柱奇峯出。看桂林游宦似驂

鸞。吾能說。亦可想見大概矣。

游宦滇黔。至湖南常德府武陵。輒易小舟。舟之大者曰楸船。其小者麻

陽船。以上皆灘河。外河船不可行也。由常德而辰而沅。過思州府。屬貴州

至貴州鎮遠府登陸。其地高于武陵幾千丈矣。由鎮遠至貴陽府。其高

更幾千丈。由貴陽至雲南府會城。其高更萬丈。故滇南視天若稍近。星

辰皆較大。光芒煜煜逼人。更可異者。滇省一交冬至。地氣全溫。煦如春

和時。梅花盡放。至正月。桃李滿山。爛如雲錦。且中原冬至日景最短。而

和時。梅花盡放。至正月。桃李滿山。爛如雲錦。且中原冬至日景最短。而



滇南冬至日景長與春分後彷彿此非身歷者不知語中原人或未之信也。

王丈玉裁

瑛曾

舉甲子孝廉屢赴公車不第遂援例得闈清令出都日

余與薛璞菴

田玉

王錫公

宮

送之郊既登車與錫公握手痛哭余怪之

私問璞菴曰王公何悲之甚薛曰殆以終不一第爲介介耳旋轡與璞

菴至蓮花寺謁客璞菴不識路屢問蓮花寺何在余口占答之憑君欲

問蓮花寺此寺西南第二灣行到寺門齊下馬綠陰深處鳥緜蠻一時

朋友游從之樂氣意洒然不數年璞菴從翰林出爲容城令余出守滇

中二年以憂歸錫公栖栖江上爲廣文回憶京華渺如天漢可勝慨與

昔王阮亭與汪茗文論詩注問王摩詰孟襄陽同一時何以人稱王孟

豈有低昂邪阮亭曰孟詩細味之似不免俗此論亦微矣然阮亭不喜

儲太祝何也太祝詩雄直渾古如良玉在璞光氣騰上若必待剖璞出

玉而后知則無貴卞和矣阮亭喜風調尙標格爲詩家一代宗工恐尙

有楚王識見在

余官京師十八年。居停不一其處。最後居橫街之朋來胡同。與絙橋居相鄰。余屋僅可容身。而絙橋居頗華煥。中有樓曰朝爽。啓後窗。俯臨平野。遠對西山。花月晨夕。輒于此流連觴詠。一日薄雪。午後遣人邀余看雪。分韻賦詩。余飲少輒醉。醉後詩成。頽然假寐。風雪洒面。驚起。則雪深數寸。几案飄屑俱滿。而絙橋尙據案苦吟。所謂語必驚人者。將毋是邪。

王介子

太岳

在翰林。余曾見其詩。心賞之。以爲非唐人不能。今猶記其

五律一首。題爲秋日臥疴復上人見過。

注上人舊居西山蘭若

藜杖不在手。勝游空

遠情。西山有佳色。往往片雲生。似與支公約。秋風舍衛城。願聞無住義。扶病一逢迎。字字高脫。乃不似食烟火人語。豈近代詩人所可企及。寒夜秉燭觀書。絙橋以夜坐詩見示。中有句云。玉蝶橫斜樹。金泥小畫屏。祇憐遙夜客。相對一燈青。絙橋以介弟登臚仕。性既豪華。奴僕解事。其來撫署也。斗室中盆梅四列。爐香茗椀。繡幙珠簾。陳設珍麗。過中丞遠甚。而絙橋轉以姬侍莫從。含思悵惋。余走筆和之曰。空庭織月下。羈客酒初醒。松竹自吟嘯。江山入杳冥。金樽憐錦幄。湘瑟怨銀屏。我意猶師

古明燈照汗青。令宋子京見之。當爲啞然一笑。

江西蔣翰林士銓詩筆奇秀。語必驚人。在京與顧侍御光旭爲鄰。詩詞

唱和。一韻至十數往復。僮奴遞送。晨夕疲于奔命。曹庶常錫寶室字相

對亦與焉。未幾。蔣請急奉母歸。而侍御出守寧夏。勝事不常。然其一時

筆墨揮洒。穎豎臙發。可稱佳話。

向于端文顧先生集。見有與鄒孚如吏部書。不知其人之詳。今來閱楚

中遺書。得鄒孚如集十本。鄒名□□雲夢人。在吏部極留意人材。與顧

端文趙夢白南星鄒南皋元標等同心整飭吏治。京察羣吏。竭盡心力。

與同僚約。得所灼見。則署曰真知。得之于人者。署曰傳聞。真知者必黜。

不當則任其咎。自士夫至儒生。里老輿臺隸卒。無所不咨詢切問。計典

出而人心大服。至太宰欲庇其姻私而不得。則孚如誠豪傑之士哉。有

銓事記十則

王文成守七以南贛巡撫。平宸濠。聞信時。郤以勘事至豐城。麾下無一

兵也。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合謀起兵。其實義兵聚集。不過萬餘。而

消寒詩話

逆濠之徒。且六七倍。亦以威名久著。賊未敢相逼。乃從長江順流而下。破九江。南康。圍安慶。文成得以其閒。攻破南昌。傾其巢穴。宸濠反旆。上下氣索。乃就擒。是非忠勇天植。忘身殉國。孰能如此。而忌其功者。欲害之。至誣以先通宸濠。復取之以自贖。可爲毫無心肝者矣。

尹廷尉

嘉銓

旬宣甘肅。春日出游。徧訪郊原。至駱處士園林。牡丹盛開。

欣賞備至。作三詩示僚友。咸賡和之。白傅風流。可爲佳話。異日作西陲賞心三絕句。比絙橋于駱園花。以其才情富豔似牡丹也。然比擬稍不倫。余意絙橋當微愠。而絙橋乃深自抑損。且若自幸然者。至作詩酬之。曰。勞動我公兼賞識。自慙裁句不如花。余戲贈以詩曰。寒垣春色粲成霞。才子妍詞滴露華。昔日身依溫室樹。新來人喚駱園花。應不許鄭鷗。鴟等專美于前矣。

京華法源寺。有牡丹數株。頗繁豔。余在京時。與絙橋常往看。主僧戒律甚嚴。游人不得携酒。絙橋常以爲恨。余笑曰。遠公置酒。佛印燒豬。眞正名士。佛亦當少恕。我輩薄劣。不得發此妄想。今見絙橋詩。自注十年來。



在京都法源寺牡丹開時必携尊游賞不知此僧幾時開戒抑緮橋誑

語邪

法源寺卽憫忠寺

李義山詩文爲吾友馮侍御孟亭

浩

箋釋頗費苦心。中多可採者。義山

少依令狐楚。楚之子綯爲補缺。義山登第時。綯有力焉。然在唐人乃常事耳。後義山爲王茂元壻。綯乃深恨之。以爲負恩。蓋茂元李德裕之黨。而令狐父子牛僧儒黨也。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義山果能背牛向李。可謂出谷遷喬。而綯深怨之。終身不解。夫綯爲相。其君至謂之曰。卿除吏未已。吾亦欲除吏。如此權奸。那可與之作緣。馮箋雖稍辨之。未及朱長孺爲暢。余曾有札致孟亭。未知孟亭以爲何如也。

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著。即以爲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要其人風情。固自不淺。乃其上柳仲郢啓曰。可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籍。蓋此時義山在柳幕。方失偶。而柳欲以樂籍伎張懿仙賜之。此其辭啟也。恐一時傷悼之餘。無心及此耳。其言則太誇矣。溫柔敦厚。詩教也。國風小雅。皆是時君子憂衰念亂。無可如何。而託詞



以諷翼其萬一有益焉。所謂聞之者足以戒。是亦冀幸萬一之詞也。義山馬嵬等篇。尚有戒意。至云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直不啻倖災樂旤矣。成何語邪。杜牧之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亦如吳門市上惡少年語。此等詩不作可也。

義山韓碑。在其詩中。另自一體。直擬退之。殆復過之。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熒熒。時于此中得少佳趣。王阮亭甚愛此語。而云苦不能多得。夫阮亭終身富貴。不知此中之苦。安能多得此中之樂。此境惟不遇之文士飽嘗之。有時感慨牢騷。則佳趣減矣。無所雜于中。而能全其樂者。其惟學道之士與。

絙橋在皋蘭。與尹方伯等宴于酒樓。不知酒樓者何地也。因過駱秀才園林。尋白雪樓故址。駱秀才即前所云駱處士也。得記游詩十四章。今錄其最勝者數首。溪上棠梨小徑通。晴絲飛絮暖融融。綠楊烟重榆錢碧。略見桃花幾樹紅。一信馬沙隄。得得來。柴門豈爲俗人開。板輿奉母花前老。慙愧今時駱秀才。二洗盡春衫十斛塵。一枝消得海棠春。爐香

茗椀娛長日。滿院花光不似貧。三石炭青埋小徑。幽疏花老樹尙勾留。  
夕陽一片蘼蕪綠。惆悵當年白雪樓。四作者頗衆。覺回頭一笑。百媚頓  
生。無如此君也。

顧端文公嘗自言平生有二癖。一爲好善癖。一爲憂世癖。此兩種癖所  
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前明安我素

希范

官行人。以直言去官。歸而與顧高諸公講學東林。爲

吾邑大儒。其生母側室也。曰吳太孺人。父名國故素封。而正室奇妬。諸  
姬稍艾者。輒虐之。孺人能以婉順得其歡。既妊大行。而太翁以就醫入  
城。不相聞者數月。比翁歸。孺人耳語之。屈指某月當產。翁爲治產室。覓  
乳媪。正室聞而大怒曰。若女也。則生之男也。必殺之。翁謀曰。彼欲殺兒。  
以將分嫡子產也。吾弟早卒。而未有子。弟婦且苦節半生。以是子與之。  
庶幾兩便。既生大行。五十日而出。後于叔氏。依叔母以長。方其未免于  
母懷。吳孺人晝夜抱持不釋。卽一飲食溲便。未嘗去于懷。禁婢女不使  
得近。恐人之害也。數歲孺人復得一女。又數年而翁與正室相繼而卒。

所後母亦卒。而其嫡兄甚賢。曰固吾弟也。可令無依乎。與之歸。分之田宅。令讀書。與母相聚。又數年而兄卒。姪復曰。叔既出繼。何以產爲。孺人令大行悉還之。不受絲毫產。而大行則既有立。成進士矣。嗚呼。所謂非是母不能生此子者哉。孺人固一小家女也。賢于衣冠之裔多矣。吳太孺人墓誌。楚中一名士所作。余閱楚書得之。記其梗概如此。

余于甲午臘月十九日自武昌登舟。意謂順流而下。歲內可以抵家。乃值北風之日多。至九江已小除矣。過關行二十里餘。卽艤舟。除夕大風雪。元旦甚晴霽。且得順風揚帆。一日至東流。明日復大風雪。守風三日。乃得前。至江寧。已上元矣。正月十九日。乃得抵家。上水時正行二十日。下水乃正得一月。江行之不可期如此。

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櫬回。觸目傷心。更爲索逋者所迫。刻無好懷。屏居微雲書屋。是年庭梅于臘月已作花。私怪滇南物候。乃移至江南。今年正月十九日到家。梅始得一花。余日夕令人澆灌。而梅蕊舒放。乃先于別家園墅。花亦爛熳異常。草木尙如此。況士之勤于學問者乎。況居

高而呼。能培養人材者乎。乾隆甲子年七月。余方居先嗣祖承重憂。不應試。伯叔諸兄皆就試金陵。一日浴後。涼飈徐動。稍有秋意。得一詩。簾捲碧天高。驚蟬擁樹號。晚涼歸小院。秋意逼絺袍。節序驚心過。飛騰入夢豪。夜來雙桂樹。葉葉起波濤。明年余補諸生。下科丁卯與從兄禮堂錄同舉于鄉。雙桂之謠。殆若先兆。

偶讀王摩詰詩。四愁連漢水。意以四愁卽張平子四愁詩也。何以謂之連漢水。偶以問吾友吳黼仙峻曰。四愁何等四種也。黼仙漫應曰。殆四時也。今來武昌。買得文選一部。出四愁詩觀之。其三章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蓋以東西南北分也。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卽詩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意。所爲四愁連漢水。始有著落。此詩吾輩所曾見者。而漫不經心。故書之以自警。

論語歲寒章緊接緼袍不恥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緼袍不恥心胸作根基。而后可爲歲寒松柏。范文正公身爲將相。俸入所給。三族俱沾。愛士



其詩并序其詩所以得存如此。俞君詩絕佳。不婉名。其妾亦謂有

邪。曰：「盡委洪流矣。」所攜者主詩。豪與手寫。定。金剛經也。乃大喜。水退自刻

俞君緣樹以。免其愛。願氏從之神。已。河決。陽。橋。水驟漲。出地丈餘。

俞君幾。湮沒。不影矣。君既。廟食。崇。光。昭。日月。若青霞者。豈非列女

庭樹。范公忠留山。義士。既。廟食。難。稽。亦隨殉。青霞是日。聞欲脅降。留

山。亦不屈。同被拘。囚。幾。閩。未。生。應。閩。制。府。范。成。讓。之。聘。留妻與子。吳。子。即。相。國。尊。翁。

而攜青霞入閩。未幾。逆藩。耿。執。范。公。罵。賊。被。賊。更。欲。脅。降。留

侍妾也。留山以諸生。應。閩。制。府。范。成。讓。之。聘。留妻與子。吳。子。即。相。國。尊。翁。

向在京師。見俞令。夫。憂。國。憂。民。其。柔。筋。脆。骨。決。不。能。任。天。下。事。

中。那。得。更。有。工。良。馬。有。志。士。未。有。不。清。嚴。簡。素。若。身。倒。入。繁。華。靡。麗

不。薰。香。殿。如。也。而。妻。子。僅。免。飢。寒。自。奉。亦。無。長。物。柳。公。綽。三。為。大。鎮。衣

如。施。意。豁。如。也。而。妻。子。僅。免。飢。寒。自。奉。亦。無。長。物。柳。公。綽。三。為。大。鎮。衣

如。施。意。豁。如。也。而。妻。子。僅。免。飢。寒。自。奉。亦。無。長。物。柳。公。綽。三。為。大。鎮。衣



宋太宰牧仲舉巡撫三吳。大興風雅。其所賞識者十五人。刻其詩曰。江左十五子。士論翕然歸之。不知其初任江西撫軍。經濟固絕人也。牧仲自藩司陟江西巡撫時。湖北有夏逢龍之變。西江與接境。人或危之。曰。試循例請入覲。無蹈危疆也。或傳江西會城已爲夏賊所陷。公曰。不然。江西現無撫臣。吾至則衆心定矣。倘更遷延。賊將生心。或伏莽與相呼應。則江西誠危矣。吾爲大臣。豈可以身爲先而後國事。即冒風濤前行。至九江。印信旂牌不至。或曰。南昌殆不保矣。公曰。非也。是因渡湖阻風耳。明日迓者果來。卽馳入省城。申軍令。選將士遠偵候。民心小定。而富室尙有遷而之他者。或請禁之。公曰。一禁則人以我爲畏懼。百姓走散矣。幕下士惶懼涕泣請去。固留之。不可。公曰。人恃巡撫。撫署人一出。則人心散矣。君必欲去。吾且請旂牌斬君以令衆。客乃不敢言。是時三藩始平。下令裁軍。故失業之卒。無聊思變。江西亦有裁軍三千人。期以月朔。諸官集撫署。圍而殺之。因以城應楚賊。公先聞。欲擒其首兩人。而將吏無可任使者。惟丁憂游擊某可任。密召而使之。問須兵幾何。曰。用衆



入門得一小亭。四面竹樹明秀。泉流交注。滙爲平池。卽釀泉分流也。拾級登山。其平處爲廣庭。有老梅半樹枯死。大如柱。守者以欄楯圍之。云歐公所手植。升階則醉翁亭矣。拜歐公像。歐公秀眉鳳目。高顴豐頤。風骨森竦。非常而神情夷澹。性忠義。能文章。畧可想其梗概。旁一僧侍坐。則智仙也。上有今皇上御筆。蓋大臣過滌。購以獻。錫予宸翰。仍歸于滌。永爲山亭光耀。昔歐陽氏以直節敢言。立于朝。羣小恨之切齒。宋仁宗獨喜之。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賢君聖主。千載同心。不其然與。歐公亭記。蘇子瞻所書。自稱老門生。字如椀。大極佳。是日不攜酒。與山僧茶話而別。暑氣早涼。清風洒然。蟲鳴樹顛。如風箏搖曳。如琴聲吟撓。時于疏林竹影外。見農老驅犢。稚子跨蹇。驢纍纍行。蓋出門回首。猶眷戀不置云。同游者。錢塘吳進士霽。魏秀才成憲。從姪學使潮也。

同年王奉齋。廷璋以高才爲應山令。陟荆門守。不合于大吏。去官。僑居漢上。性不能飲而好客。余至楚。奉齋約同年四五人。飲于大別山之晴川樓。酒酣。各分韻賦詩。奉齋得五首。內一首。極目招提境。天光接水光。

隔江望黃鶴。烟樹正蒼茫。芳草思狂客。雄風憶大王。不堪譚往事。回首渺滄桑。余以爲絕似樊川。至其清明詩。有花柳簇春墳。明月嬉新鬼之句。則又不減長吉矣。

明朝有士夫。年長矣。無子。婦奇妬。不容蓄妾。乃爲別館置妾。生一子。有門生某。誠信士也。夫人又賢。乃以妾與子屬之。未幾。士夫歿。門生乃迎其妾與子。養之于家。視唯謹。士夫歿。家漸落。妬婦鬱鬱無聊。亦病甚。將死。聞其夫有子。亟使人召其妾與子。門生不遣行。乃請門生至。好謝之。曰。吾行就木。行一見此子。死不恨。吾已自悔。寧有惡意。且君忍閒人母子邪。門生不得已。許自攜來。一見卽仍去。許之。歸而商之夫人。夫人曰。先師唯此一脉。脫有不測。奈何。門生曰。彼以大義相逼。不容辭也。曰。然則嚴備之。以厚氈裹夫之右臂。外更縛以犀革。前朝人例。廣袖不覺也。曰。自以左手攜兒至牀前。而以右臂防不測。乃攜兒往。婦甚喜。兒至牀前。始得一拜。婦右手忽挾白刃斫之。門生以右臂捍之。刃墜于牀。而婦已氣絕矣。吁。此婦之妬。所謂至死不變者邪。蔣景韜說。

蔣景韜職余舅氏子小余五歲與余同補諸生余官京師景韜入太學

館于余所時作小畫及詩文皆有致余嘗戲謂吾弟畫勝詩勝文景

韜輒面赤發嗔余更擲揄之一笑而解淳厚人也兩弟出後兩叔氏舅

氏卒母夫人愛憐少子更各授五十畝景韜奉命唯謹或不諒更侵削

之反愬于余以景韜不直而景韜曾未向余一言可謂賢矣

景韜初入都謁吾師吳易堂先生

諱鼎先生

先生是時官學士而景韜衣冠

不甚修飾先生心不善也未幾嵇司馬瑣喪其夫人同邑將製文公奠

莫適爲也或曰盍倩蔣景韜乎景韜援筆得駢體七八百字詞筆華贍

音韻諧暢先生驚喜曰吾不知蔣景韜才情如此遂大愛重之景韜固

佳先生之愛才好士而無成心豈今人所及哉景韜後以乾隆壬午舉

順天鄉試年未五十而卒

今年三月朔自芙蓉湖登舟赴楚同行鄧君

雲翀

少年雋才春江島嶼柳

色花光時復不絕偶泊舟蕪湖余曰蕪湖古鳩茲地也楚子重伐吳克

鳩茲至于衡山即此此閒聞尙有鳩茲里鄧君雅好學每泊舟輒假余



李義山集手鈔之。故余有詩曰。細雨清樽譚左癖。畫船紅燭寫唐詩。  
王陽明傳習錄中。多是門人所記。亦有傳寫失真者。余愛所錄內一條。  
云。門人問春秋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左傳而後明。是  
歇後謎語矣。或又舉伊川說云。傳是案。經是斷。陽明亦以爲不然曰。如  
書弑某君。卽弑君便是罪。如云伐某國。則伐國便是罪。何必問其詳。此  
言恐是一時口快。譬如有司決罪。問盜須辨其如何強劫。傷人與不賊。  
與。供詞俱確。然后可以定罪。豈得曰。既是盜。便殺之乎。人命亦必審其  
曲直。或謀。或故。或誤。可定罪之輕重。逢赦宥。亦分原不原。豈得曰。既是  
人命。便抵償乎。且如魯國隱桓二君。俱不得正其終。若徒觀春秋。不觀  
左傳。則羽父爲大賊。齊襄爲深仇。何從知之。異日陽明答何孟春論曰。  
食徵引左傳。卻又爛熟。可知前此議論。自是口快。學者慎無據陽明之  
言。束書不觀也。

烈女王氏。鳳陽定遠人。諸生倫炳女。少失父母。鞠于祖母。及笄。字陳槐。  
槐肄業國學。病卒。女聞不哭。神傷。越幾日自縊。時年十九矣。平生有至

性痛父母早亡。事祖母婉約孝謹。女工餘暇喜讀書。勉兄弟于學。偶有所作。不示人也。死後家人得遺藁數章。輯而錄之。名曰芝堂焚餘。芝堂其所居室也。猶記其詠梅花兩句。林閒傲骨須珍重。不到寒時不肯香。可想其志節。又有送姊詩云。欲別頻攜手。斯時倍愴神。那堪堂上坐。只有白頭人。謂祖母捧杖孫俱弱。承歡我亦貧。相違纔咫尺。早晚莫辭頻。一氣清空如話真。可謂才節雙清矣。

元微之有絕句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或以爲風情詩。或以爲悼亡也。夫風情固傷雅道。悼亡而曰半緣君。亦可見其性情之薄矣。微之始爲諫官。號敢言。後晚節不終。由中人薦爲宰相。至與裴晉公爲難。阻撓其兵機。使元勳重望無功。而河北遂不可問。則微之亦適成爲半截人矣。若白樂天性情便厚。故能始終一節。言爲心聲。信夫。

烈婦郭陳氏。楚雄南安州人。其夫從軍中瘴而死。喪歸。婦與家人迎之于路。遇大風雨。人皆避入古廟。亦挽烈婦。烈婦曰。吾夫柩在此。吾安往。

乎。乃守之不去。雨過往視之。縊死柩旁矣。年止二十。婦平居事舅姑及夫婉順。柔弱人也。而卒能死其志也。余聞之。驚悼嗟歎。自製文檄南安人往祭。具上其事。欲請旌于朝。藩司某公僅委之胥吏。令給匾獎賞而已。余昔備員儀曹。竊見祖宗及今上。凡有烈婦具題。無不隨旌。諭曰。婦能守節。已佳。何必殉。此後輕身一死者。必不旌也。然後有具題者。又旌也。蓋戒之者。重人命也。旌之者。矜節烈也。聖人天地父母之心。俗吏何足以知之。余慨然謂僚屬曰。昔召穆公爲方伯。化及行露之女。今有現成烈節。乃不肯請旌邪。刀筆期會之閒。幾不知風化爲何事。余不能力爭。深用自愧。書之以志余過。

偶閱明史見嘉隆閒一名臣。以清節著。守廬州時。以公事入省垣。與蘇州守某公相遇京口。雅同志。乃約游金山。攜酒一壺。菜數束。肉一觔。米數升。蘇守曰。所攜止此乎。笑曰。吾兩人食之足矣。嘯咏終日。盡歡而返。此似過儉矣。然士大夫侈汰爲心。每一宴集。奴隸饜酒肉。巡行所部。騷擾不勝。或遇暑熱。海錯山珍。俱歸臭腐。而小民至不厭糟糠。偶遇歲祲。

掘草根樹皮而食。曾漠然不動于心。嗚呼。安得起清吏如廬州守者。與之勤修吏治乎。

陶淵明贈羊長史。自注云。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蓋宋武帝劉裕取關中時也。時裕尙爲晉臣。功業日盛。有篡奪之勢。才智之士爭趨之。此詩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卽夷齊采薇歌也。下半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漢祖得天下。以正而四皓尙不臣之。晉宋之交。權臣竊柄。顧可出乎。其意微而顯矣。韓退之送董邵南序。意亦同。

消寒詩話跋

宛平王奉齋云。秦岵齋由部郎出守楚雄。以古循吏自期。後丁內艱。遂不復出山。著有消寒詩話一卷。筆力簡括。性情肫摯。至于酌古準今。閒有不涉于詩。而議論一歸于正。不失維持人心。崇獎風化之旨。其得以詩話概之邪。愚謂凡作詩而僅吟風弄月。自詡才華。絕無關於人心風化者。皆不必作。況詩話所以明古今作者寓言託諷之微意乎。卽此可見消寒詩話之足存矣。壬寅秋日吳江沈懋識。



續詩品

錢塘袁 枚簡齋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于是耳。

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輿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相題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選材

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用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岳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悟所用。

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操

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擇韻

醬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韻自繫疊韻無味鬪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尙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禪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何潔非熏何香西施蓬髮終竟不減若非華羽曷別鳳皇

結響

金先于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取徑

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闐闐。紛紛人行。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知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持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著墨紙上。

葆真

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

安雅

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夸徵粟。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卽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水。斯名應龍。

固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辨微

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朴非拙。是健非羸。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淆。澠。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頽唐。才人胆大。

澄滓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少。糟去酒清。肉去洎饋。寧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齋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清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

矜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鍾。寸鐵殺



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于濃若徒舉糶非浮邱翁

藏拙

書羸宵縮天不兩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謔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卽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  
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戒偏

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章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  
聲鄒魯不闕江海雖大豈無瀟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

割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  
淵一取萬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于我低棋偶  
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傍人是耶非耶

拔萃

同鏘玉珮獨姣宋朝同歌茗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  
粟終遜瓊瑤折楊皇琴敢望鈞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

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畱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續詩品跋

簡齋先生之詩。梨棗久登。傳布未廣。今讀三十二品。而小倉山房全集。可概見矣。鴛鴦繡出。甘苦自知。直足補表聖所未及。續云乎哉。丙午夏五月。鮑君以文舟中舉手鈔本見眎。亟假歸校錄。用識欣賞。震澤楊復吉識。

# 文學叢書書目提要

以下各書。二種實洋。餘皆照碼。八折計算。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 總發行所上海梅白格路一號醫學書局

### 圖書館指南

顧實君耽嗜圖書。國學湛深。留學日本。考察彼邦教育。深知圖書館為社會教育惟一之機關。歸國而後。疊在京師內地各大圖書館。考查狀況。慨得未曾有。經敵主人校閱出版。公諸世好。凡欲洞悉圖書館利益及擔任圖書館職務者。皆不可不人手一編。每部定價九角。照碼八折。郵費八分。

### 漢魏六朝名家集

福保仿嚴鐵橋先生上古六朝文目錄。編輯漢魏六朝人別集。又益以家藏舊刻。共得一百十家。先行刊印初集四十家。曰枚叔

集。揚子雲集。班孟堅集。王叔師集。鄭康成集。蔡中郎集。劉公幹集。應德璉集。孔文舉集。王仲宣集。陳孔璋集。阮元瑜集。徐偉長集。魏武帝集。魏文帝集。曹子建集。阮嗣宗集。嵇叔夜集。左太冲集。潘安仁集。陸士衡集。陸士龍集。陶淵明集。謝康樂集。謝法曹集。謝希逸集。顏延年集。鮑明遠集。謝宣城集。梁武帝集。梁簡文帝集。梁元帝集。梁昭明太子集。沈休文集。江文通集。任彦昇集。陳後主集。隋煬帝集。搜輯頗詳密。共三十冊。凡百三家集中之紕繆者。悉訂正之。讀之愛不忍釋。剛健麗則。淵哉鏗乎。斯西京之文也。而揚馬為尤醇。稟經酌雅。黼黻雍容。斯東京之文也。而匡劉為尤著。詞句茂美。藻采斐然。而骨力稍頹。斯魏晉之文也。七子潘陸出羣矣。清麗芊綿。情韻不匱。而浮艷高張。斯六朝之文也。顏謝任沈為近古矣。雖文勝質勝。軌轍不無歧異。而縱心孤往。才藝各有絕倫。對此四十家鉅製。歎為觀止。苟能家置一編。昕夕研究。庶文誥筆札。均收其效。今刊是書。謂為啟迪後進也可。謂為保存國粹也亦無不可。每部定價十元。實價八元。郵費四角。

###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無錫丁福保編。共十一集。編輯是書。歷十餘年而成。搜羅最為詳備。堪與嚴鐵橋先生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文相對峙。即冠於全唐詩全金詩之上。亦無愧色。求漢魏六朝詩者。此其淵海矣。其特色一。

○古詩類苑。詩紀等。往往將箴銘頌贊。及賦後之歌詩。隨意剽掇。而不知文章各有體裁。著述

各有斷限。不可以非詩而妄以爲詩也。東方朔之誠子。蔡中郎之惠渠頌。及曠後之歌。均宜刪削。是書選錄之例。最爲謹嚴。其特色二。○僞詩不宜濫收。如選詩拾遺詩紀八代詩選等。均載龐德公於忽操三章。此乃宋王令逢源之所作也。（見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詩紀詩鏡所載漢詩。有孔融失題一首云。歸家酒債多。門客聚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此乃截取李白贈劉都使詩中四句也。又詩紀八代詩選等載古兩頭織織詩一首。其第二首云。兩頭織織青玉玦。明半白半黑頭上髮。膈膈膊膊春冰裂。磊磊落落桃初結。此乃王建七古詩也。安得闌入漢詩。明人妄以唐宋人詩。竄入漢魏六朝詩者不下數十百首。是書辨別最嚴。其特色三。○是書校勘最爲詳審。凡一字一句之異。皆詳注於下。試觀書中之小注。即可知考異之不苟。其特色四。○古詩爲明人竄改者。譌謬弘多。至今幾四百年。各選本一仍其誤。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守節情不移句下。後人添入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一句。試檢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樂府詩集卷七十三。皆無此十字。宋本玉臺新詠。左克明古樂府。亦無之。惟明重刻本已臆爲竄入。○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此四句是顧况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十字。樂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自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漢武帝李夫人歌。見於漢書。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偏何姍姍其來遲。偏皆不作翮。詩紀詩鏡古詩選古詩源等。皆誤作翮字。○昔有霍家姝。後世選本皆改姝字爲奴。檢宋刻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俱作姝。蓋古時士之美者。亦曰姝。如干旄之詩。稱彼姝者子是。其妄改者。不得藉口霍光傳有監奴馮都子之語也。試檢明初趙則古學簡。亦作霍家姝。此時尙未經後人妄改。故仍作姝字。○宋子侯董嬌饒。考玉臺藝文樂府諸書。皆作饒。并無作嬌者。即以唐詩證之亦然。元稹詩。爲占嬌饒分。李商隱詩。風蝶強嬌饒。又重疊贈嬌饒。溫庭筠詩。昔年於此見嬌饒。又麝臍龍髓憐嬌饒。杜甫詩。佳人屢出董嬌饒。自宋毛晃增注禮部韻略。卽誤改杜詩董嬌饒爲董嬌嬌。而饒字幾廢矣。明人之選詩者。又不知其誤。竟改饒字爲嬌。以致數百年來。各選本無不承襲其謬。亦可怪矣。試檢古詩選古詩源古詩錄等。尙有作饒字者否。○柏梁一詩。考宋本古文苑之無注者。每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氏。有姓有名者。唯郭舍人東方朔耳。自章樵增註。妄以其人實之。以致前後矛盾。因啟後人之疑。至顧炎武日知錄。據所注姓名。駁其依託。詩紀詩刪古詩選古詩源八代詩選等。亦仍其謬而不知。考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亦載此詩。乃於每句之上。各署作者。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以下則但稱其官。而無姓名。有姓有名者。亦唯郭舍人東方朔。與無注古文苑同。章樵妄增之姓名宜刪。○漢豔歌行。斜柯西北眊。樂府玉臺。俱



作斜柯。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考梁簡文帝遙望詩。斜柯插玉簪。畢曜情人清玉歌。善踏斜柯能獨立。段成式小小寫真聯句。斜柯欲近人。則斜柯原是古語。當為欹側之意。後人誤改爲斜倚耳。亟宜更正。○曹植名都篇寒飈炙熊蹯。李善注。今之臘肉謂之寒。即今之凍肉也。寒當讀如寒涼之寒。五臣妄改寒爲飈。各選本均盲從之。宜仍改作寒。○徐幹有宰思六首。見玉臺新詠。明人截其前五首。名曰雜詩。以人靡不有初一首。仍爲室思。嗣後之選詩者。皆承襲其謬。而不知更正。如漁洋古詩選有徐幹詩二首。一爲室思。一爲雜詩。而不知其所謂雜詩者。卽室思也。此詩非但載於玉臺。又見藝文卷三十二。○又有宋武帝擬作可證。此種謬誤。各選本皆不能免。宜據玉臺藝文校正之。○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八首。又有蘇武答李陵詩別李陵詩各一首。皆標明蘇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蘇疑文選中蘇李贈答五言爲僞作。遂並以此十首爲非真。明人選刻古詩。竟列此於無名氏之中。改其題爲擬蘇李詩十首。故有清一代之各選本。無不削蘇李之名。而以爲後人所擬。然蘇章二氏之所疑者。皆憑空臆度之辭。非有真實確據也。且此等詩在趙宋以前。亦無有疑其僞託者。試觀藝文類聚之所載。皆確定爲蘇李。况二鳥俱北飛。初學記亦指爲蘇武別李陵詩也。○此種謬誤之處。不下數千百條。本書皆一一爲之改正。其特色五。○是書共有全漢詩五卷。全三國詩六卷。全晉詩八卷。全宋詩五全卷。齊詩四全卷。梁詩四十全卷。陳詩四全卷。全北魏詩一卷。全北齊詩一卷。全周詩二卷。全隋詩四卷。用上等連史紙印四開大本。每部十二元。照碼八折。共訂廿冊。外加冲南木箱一隻。洋一元。加寄書郵費六角。

### 歷代詩話二十八種

將家藏初印本。付諸石印。其版式字體。一概照舊。並不縮小。共訂十六冊。用上等連史紙印刷。每部定價六元。照碼八折。郵費二角。○全書總目列下。詩品梁鍾嶸著。詩式唐釋皎然著。二

十四詩品唐司空圖著。全唐詩話宋尤袤著。六一詩話宋歐陽修著。續詩話宋司馬光著。中山詩話宋劉攽著。後山詩話宋陳師道著。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著。竹坡詩話宋周紫芝著。紫微詩話宋呂本中著。彥周詩話宋許顛著。石林詩話宋葉少蘊著。唐子西文錄宋強幼安著。珊瑚鉤詩話宋張表臣著。韻語陽秋宋葛立方著。二老堂詩話宋周必大著。白石詩話宋姜夔著。滄浪詩話宋嚴羽著。山房隨筆元蔣正子著。詩法家數元楊載著。木天禁語元范梈著。詩學禁蘄元范梈著。談藝錄明徐禎卿著。藝圃卮言明王世懋著。存餘堂詩話明朱承爵著。夷白齋詩話明顧明變著。

歷代詩話考索附清何文煥著。

# 歷代詩話續編二十八種

全書共二十四冊。皆據舊藏本精校無訛。用上等連史紙印刷。每部定價八元。照碼八折。郵費三

角三分。○全書總目列下。本事詩唐孟堅著。樂府古題要解唐吳兢著。詩人主客圖唐張爲著。風騷旨格唐齊己著。觀林詩話宋吳聿著。誠齋詩話宋楊萬里著。庚溪詩話宋嚴宥著。草堂詩話宋蔡夢弼著。優古堂詩話宋吳弁著。艇齋詩話宋曾季狸著。藏海詩話宋吳可著。碧溪詩話宋黃徹著。對牀夜語宋范晞文著。歲寒堂詩話宋張戒著。江西詩派小序宋劉克莊著。娛書堂詩話宋趙與峽著。溇南詩話金王若虛著。梅圃詩話元章居安著。吳禮部詩話元吳師道著。升菴詩話宋楊慎著。藝苑扈言明王世貞著。國雅品明顧起綸著。四溟詩話明謝榛著。歸田詩話明瞿佑著。逸老堂詩話明俞弁著。南濠詩話明都穆著。懷麓堂詩話明李東陽著。詩鏡總論明陸時雍著。

# 清詩話四十二種

無錫丁福保編纂。全書精校無訛。用上等連史紙印刷。每部定價六元。照碼八折。郵費二角。全書總目列下。○蓋齋詩話王夫

之著。答萬季梵詩問吳喬著。鈍吟雜錄馮班著。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張泰來著。梅村詩話吳偉業著。寒廳詩話顧嗣立著。茗香詩論宋大樽著。律詩定體王士禎著。然鐙記聞何世璠述。師友詩傳錄王士禎答。漁洋詩話王士禎著。古詩平仄論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趙秋谷所傳聲調譜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五言詩平仄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七言詩平仄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七言詩三昧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談龍錄趙執信著。聲調譜趙執信著。聲調譜拾遺翟翬著。瘦齋詩話施閏章著。漫書說詩宋榮著。而菴詩話徐增著。詩學纂聞汪師韓著。連坡詩話查爲仁著。說詩碎語沈德潛著。原詩葉燾著。全書詩話續編孫濤輯。一瓢詩話薛雪著。拜經樓詩話吳騫輯。唐音審體錢木菴著。遼詩話周春輯。秋意隨筆馬位著。野鶴詩的黃子雲著。履園談詩錢泳輯。說詩管劄吳雷發著。秋星閣詩話李沂著。貞一齋詩說李重華著。漢詩總說費錫璜著。山靜居詩話方薰著。峴傭說詩錢渠筆述。消寒詩話秦朝鈺著。續詩品袁枚著。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揮塵詩話王兆雲撰。

# 八代詩菁華錄箋注

無錫丁福保編。內有漢詩一卷。魏詩一卷。晉詩一卷。南北朝詩一卷。選擇頗慎。博而不雜。簡而不陋。其評語及箋注

。又極詳盡。歷歷若辨淄澠而析毫末。爲漢魏六朝詩各選本中最易明白之善本。每部定價八角

#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

此書為海內僅見之本。當北宋時所見之唐人詩。自與近世不同。開卷見其第一卷盧象贈劉藍田一首。即非全唐詩所。有。然則今以全唐詩為搜羅已盡者。固知其頗有遺珠也。倘能徧加校對。其字句之異同。不可勝數。而又能於有全唐詩以外。多得唐詩若干首。烏能不與海內詩學家共寶之。至板刻精良。悉存原書真面目。尤其餘事。每部定價二元。

# 唐詩紀事

宋計有功撰。共八十一卷。採摭繁富。於唐一代詩人。或錄名篇。或紀本事。兼詳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不傳於世者。多賴是書以存。外間傳本絕少。非五十元不能得。是書精校付印。用本國連史紙印。訂成十厚冊。每部定價八元。

#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

乾嘉以來藏書家。當以黃蕘圃先生為一大宗。凡宋元版精鈔本以及不可多得之祕籍。皆搜羅甚富。蕘圃先生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版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敵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一一為之題跋。或跋之再三。潘文勤公將各題跋彙刻六卷。名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訪求百宋遺聞者。此其淵藪矣。每部定價二元四角。

#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五卷

無錫孫祖烈編輯。其內容比潘刻加多。十之八九盡於此矣。亦可作士禮居文集觀也。每部定價二元。

# 影印汲古五唐人集

第一種。孟襄陽集三卷。唐孟浩然撰。第二種。孟東野集十卷附一卷。唐孟郊撰。第三種。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唐溫庭筠撰。第四種。追昔遊詩三卷。唐李紳撰。第五種。香奩集一卷。唐韓偓撰。中國上等連史紙精印本。每部定價三元二角。

# 影印汲古詩詞雜俎

第一種。衆妙集一卷。宋趙師秀編。第二種。剪綃集二卷。宋李龔集。唐人句而成。第三種。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宋范成大撰。第四種。月泉吟社詩一卷。宋吳渭編。第五種。谷音二卷。元杜本編。第六種。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元房祺編。第七種。三家宮詞三卷。明毛晉編。三家者。一唐王建。一蜀花蕊夫人費氏。一宋王珪也。第八種。二家宮詞二卷。明毛晉編。二家者。一為宋徽宗皇帝宮詞三百首。一為寧宗楊皇后宮詞。

五十首。第九種。元宮詞一卷。明蘭雪軒主人撰。第十種。漱玉詞一卷。宋李易安女士撰。第十  
一種。斷腸詞一卷。宋朱淑真女士撰。第十二種。龍輔女紅餘志二卷。明龍輔女士撰。中國上等  
連史紙精印本。每部二元一角。

### 秋水集十卷

無錫嚴繩孫撰。朱竹垞序云。予特愛其詩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  
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  
遠矣。徐虹詩云。詩篇意象超越。不為綺靡之音。蒼峴山人曰。詩冲融澹易。閒雅深秀。采如其  
為人。是書傳本甚少。即訪之藏書家。亦往往不得一見。茲覓得原本。重印二百部。每部洋二元  
四角。

### 宋九僧詩

九僧者希畫。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字昭。懷古。惠崇。是也。歐陽  
公六一詩話曰。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  
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  
地。雕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所謂  
九僧者矣。是可嘆也。汲古閣毛扆曰。歐公當日以九僧詩不傳為歎。余後公六百餘年。得宋本。  
弄而讀之。一幸也。較之晁陳二氏皆多詩二十餘首。二幸也。此本但有僧名而不著所產。又從  
周輝清波雜志。各得其地名。三幸也。方虛谷謂司馬溫公得之以傳世。則此書賴大賢而表章之  
。豈非千古幸事哉。今此書傳本甚少。余得毛氏印宋本。亟付印以公同好。每部實洋三角。

### 宋四靈詩集

芳蘭軒集一卷。宋徐照撰。照字靈暉。一薇亭集一卷。宋徐玘撰。玘號靈  
淵。西巖集一卷。一名葦碧軒集。宋翁卷撰。卷字靈舒。清苑齋集一卷。宋  
趙師秀撰。師秀字靈秀。用本國上等連史紙精校付印。每部二元。

### 古文緒論

學古文之南針也。凡五十七條。桂林呂月滄郡丞。就宜與吳仲綸先生問而得  
之者。吳先生名德旋。以詩文鳴於時。著有初月樓集。其文於古人法度無不合  
。而其言則深造獨得。未嘗有所依傍。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此書外間  
傳本絕少。今由無錫萬叔豪詳加注釋。刊以行世。俾學者知從入之途。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 疇隱居士自訂年譜

居士為錫邑舊族。幼承父兄之教。勤劬力學。年十四五。已  
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以故是書所載經營事業外。  
又多論列治學之說。闡通博洽。摯理分肌。足以啟發為學之途徑。並附所著漢魏六朝名家集。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說文解字詁林。文選類詁等序文。都古雅樸茂。有物有則。尤足爲學者讀誦之資。每部實洋三角。

### 近代詩選

是書已出至第三集。初集三卷。係儀徵嚴覺之先生所選訂。二集三卷。三集二卷。係武漢進沈雨人先生所選訂。詞旨爾雅。一以溫柔敦厚爲歸。不離乎風人之旨。絕少靡靡之音。其去取之嚴。選擇之精。足與沈歸愚先生之國朝詩別裁並駕齊驅。今祇存第二三集。每部實洋一元三角。

### 說文目錄

此書上自漢唐。下迄近今。凡屬許學著述。靡不蒐采羅列。有五百餘種之多。全書共分六類。第一類爲大小徐本及注釋校訂之屬。第二類爲引經引古語之屬。第三類爲雜詁別述之屬。第四類爲聲韻之屬。第五類爲新附逸字之屬。第六類爲部首啓蒙之屬。此外則以許君事蹟考等爲附錄以殿其末。每書之版本。都詳注於各書目之下。此書不獨爲研求小學者不可不備之書。且按此以求。可盡識其版本之優劣。洵爲從來未有之說文目錄也。每部定價六角。

### 贈送重印說文古本攷樣本

嘉興沈濤所著說文古本攷。甄錄羣言。實事求是。既不拘文牽義而失之鑿。又不望文生義而失之疏。措辭謹嚴。體例完密。洵足以補直段氏注鈕氏校錄之所未備。爲治許學者之要書也。每部定價六元。書印不多。欲買宜速。樣本函索即寄。

### 贈送說文解字詁林樣本

是書以大徐本爲首。次則萃集治說文者諸家之行爲一條。重文附後。悉依大徐本原次而歸類。其採列說文著述一百六十餘家。都九百九十餘卷。約一千數百萬言。洵許學之大觀也。樣本函索即寄。

### 文選類詁

是書將程一夔先生所輯選雅二十卷。依照筆畫多寡。部居先後。略仿駢字類編之法而重編。某詩某文。注於各字之下。三言五言。悉以首字爲斷。東海無際。既匯衆流。南山雖高。此其捷徑。簡首冠以通檢。以資檢查。並可用檢文選李注。惟是先梁作家文字。每用同音通借。故復取薛傳均之文選古字通疏證二百四條。杜宗玉之文選通段字會四百六十九條。併輯入焉。薛書則注明疏證。杜書則注明字會。以示區別。每部定價大洋二元五角。



# 詩法捷要

是書為武進顧實編纂。分前中後三編。前編為七絕平仄式。前對格。後對格。全對格。拗體詩。仄韻詩。通韻詩。冒韻詩。五絕平仄式。總提法。總結法。間架

法。兩折法。間對法。扇對法等。中編為仄起式。平起式。字法。句法。對法。章法。七律。五律。排律。名人對聯等。後編則七言古詩平仄法。五言古詩平仄法。古詩韻脚法。古詩作例等。凡用字造句。聲律格調。纖悉畢舉。推闡無遺。並於所列詩句每字傍皆加以平仄符號。可令人一覽瞭然。知某字為平。某字為仄。洵為初學之捷徑。作詩之要訣也。每部定價大洋一元。

# 高忠憲公詩手稿真蹟

高公詩宗陶韋。書法雲林。非尋常翰墨家所能企及。此本視高子遺書所刻詩較多。的為公手書底稿。洵可

貴之帙也。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 吳稚暉文存

吳稚暉先生。名敬恒。積學能文。深於音韻訓詁之學。兼通英法日三國文。種橫厲無前之氣。當之者無不披靡。至其取材之豐富。上自天球宗彝。下至園中石。乾矢概。無不佐其筆陣之縱橫。而字法句法。往往憂憂獨造。脫盡恆蹊。目無桐城派陽湖派之餘子。真近世鏤心嘔血之大作品。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每部分訂兩厚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 汪文摘謬

是書為嘉善橫山先生葉燮著。先生論文向與汪堯峰氏不合。逮堯峰物。遂拈門人私錄者。今物色得之。亟付梓印行。匪獨存先生緒論於萬一。而文律之謹嚴。尤足以津逮後學。每部大洋五角。

# 新發明之聲調四譜圖說

董文煥先生因趙氏之聲調前譜後譜續譜三種。尙未盡作詩秘訣。詩之法。故作此書以補之。共十四卷。卷首冠以五七言古

近體圖表。縱橫黑白。不煩言而已解。各卷取古人詩與之相證。無不悉合。凡各詩之平仄承轉黏對拗救。皆為分條析縷。辨定體例。有圖有解。無異口授。杜甫為審言之從孫。杜氏之詩律極細。故杜甫有詩是吾家事之句。無論五律七律。其最要之法有二。一為每句之中。四聲皆備。一為第一句。第三句。第五句。第七句之末一字。不可連用兩去聲。或兩上聲。或兩入聲。必上去入相間。律詩備此二法。讀之必聲調鏗鏘。方盡四聲之妙。茲將杜審言和晉陵丞早春游望一首。詳注四聲如下。

獨入有上宦。去游入偏驚物。入候去新雲霞出。入海上曙去梅柳上渡去江春淑入氣去催黃鳥上

晴光轉上緣入。夔忽入閉歌古上調。去歸思去欲入沾巾。  
所以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煇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悽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  
做工夫。是書專在此等處詳為解釋。學者一見即能融會貫通。真學詩讀詩之捷徑也。夫黏對者  
古律所同。拗救則異。一三五字奇。不惟拗不論。即救亦不論。二四六字偶。不惟黏對分明。即  
拗救尤分明。不明黏對之有拗救。是知正而不知變也。是書所言。皆趙譜未及詳。自唐以來。幾  
成絕學。故謂之詩家之新發明可也。每部二元四角。

### 尺牘叢書

### 國朝名人書札

此書乃搜集國朝名人百餘家通用手札編輯而成。共分十四類。一通  
類。八祝賀類。九唁慰類。十借助類。十一頌贊類。十二論述類。十三規諫類。十四家書類。每類  
又分子目數十門。指明其所為何事。所求何物。全書書札幾及千篇。分訂二巨冊。世界文化日  
進。人事日繁。韶華轉眼。寸陰可貴。吾國各界。素尚尺牘。一紙虛文。不憚攻究。費時失事。莫  
此為甚。何如據一部成書。振筆直抄。以節下之時間。用於有為之事業乎。此同人編輯此書之  
宗旨也。每部大洋一元五角。

管異之先生  
梅伯言先生

### 尺牘

上元管同梅會亮撰。先生俱負經世學。少遊桐城姚姬傳門。姚先生以古  
文名於世。少許可。蘇聯二先生。是作文筆峻勁。趣重語博。爵為通人。為  
尺牘中不可多得之傑作。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 朱鼎甫先生尺牘

義烏朱一新撰。先生由進士轉監察御史。志期匡國。日思陳善  
納誨。宏濟艱難。卒以論內侍獲戾。後受兩廣總督張文襄之聘。  
歷充端溪廣雅書院山長。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課諸生。一時兩廣高才生。咸請益  
焉。是書為先生言行之精華。為近世罕見之本。每部大洋二角。

### 吳穀人先生尺牘

錢唐吳錫麒撰。先生由進士官祭酒。工駢體文。能詩善倚聲。所  
著有正味齋集。朱鼎甫稱其為文整縵雋雅。可上躋六代。下掩  
三唐。吳為駢文正宗。是作短勁適逸。合於民生日用。洵為有清尺牘第一。每部大洋三角。

芙蓉山館師友  
王眉叔先生

### 尺牘

芙蓉山館師友尺牘者。芙蓉山館主人楊芳燦。與師友往還之作也。凡諸  
名人。無不羅列。尺牘書中。此為盡善盡美矣。眉叔名詔壽。山陰人。為

文一宗於道。是作尤雄偉奇麗。雙管齊下。讀之令人目迷五色。與上作合刊。珠聯璧合。可稱雙絕。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劉美初先生 **尺牘** 陽湖劉嗣綰武進李兆洛撰。典雅茂麗。詞采斐然。尺牘書中。數觀止矣。李申着先生 二角。

陳其年先生 **尺牘** 宜興陳維崧長洲尤侗撰。維崧號迦陵。康熙時召試鴻博。由諸生授檢討。尤西堂先生 文名震一時。尤以詞及駢文稱。是作漢思綺麗。洵尺牘之上乘。尤侗號悔菴。康熙時召試鴻博。累官侍講。清世祖每覽西堂雜俎。稱爲真才子。其文之見重如此。其尺牘今由本局精印行世。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惲子居先生 **尺牘** 武進惲敬武昌張裕釗撰。惲敬字子居。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允張廉卿先生 相上下。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吳仲綸稱其兼綜百家。而其鎔鍊陶洗之功。非貌爲秦漢者所能企。誠詞林中上品也。裕釗資才夔絕。所爲古文。精深邃博。達乎天地之源。其尺牘讀之不第增長識見。亦可以啟發文思。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張嘯山先生 **尺牘** 南匯張文虎撰。先生嗜古博覽。不求聞達。深於校勘之學。久客師友往還之作。於名物訓詁六書音韻樂律中西算術。多所考證。而記遊之作。尤栩栩欲生。坊間所出先生之尺牘。非錯誤即脫落。是書皆依精本校正。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顧亭林先生 **尺牘** 崑山顧寧人撰。先生耿介絕俗。落落有大志。自幼即潛心經學。是作詳考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覈。留心學術世道者。不可不以不觀。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洪稚存先生 **尺牘** 陽湖洪亮吉金匱楊芳燦撰。亮吉厚於稟賦。乾隆中爲翰林院編修。所爲詩楊蓉裳先生 文。涉筆有奇氣。後以逆旨被放伊犁。不百日。遇赦釋回。故是書放浪山水。論事尤痛快淋漓。芳燦工駢體文。及官京朝。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先生手。而先生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聲下數才人者。先生爲舉首。是作清麗芊綿。情韻不匱。苟熟讀之。下筆萬言不難也。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假先生手。而先生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聲下數才人者。先生爲舉首。是作清麗芊綿。情韻不匱。苟熟讀之。下筆萬言不難也。每部定價大洋二角。